磐溪漫錄 乾

父 李逅卿

李容鉉 巍岩 大東萬物官 漢城府

Carpenter

西行日錄

辛未十二月二十日甲子晴曉陪持來承 仲兄主
喪事之報痛哭痛哭況又往侍 家親莅所變出旁
外伏念 老親情懷无不任悲割焦迫之至盖自月
初猝得時令十三日酉時奄棄我諸弟子女於千里
関外上老下幼此何景像棟樑折矣門戶衰矣悠悠
斯世此慟何極食後急送一隷于温鄉而午後定州
官隷二名入來伏承 老親十三夜下書蒲紙辭教
益不勝臆塞腸摧旁細審字畫別無減昔之意稍慰
下懷伏幸伏幸又送官隷一名于温鄉是日都政

除宣傳官遇喜增悲言不可盡二十一日乙丑晴雇送一隸于長湍龍頭芳郇龍頭 仲兄婿郎金亨植仲禮家也芳郇外從邊碚煥稚承家也
二十二日丙寅晴日晡時李進士光正景服甫來見慰問後始傳嘉山定州火賊大起殺嘉倅鄭蓍三父子云云故爲慮定州急送一隸于備局詳探消息則傳說不一未得真的之語心神飛越慮無不到又送一隸書問于入番内閣李直閣光文景博甫則其答書曰嘉山土賊(李)禧著乘夜率其徒黨斬殺邑倅父子定州亦吏民獻城失符失印往依於安州節度營

云云聞不勝心膽俱戰罔知所措之際右邊捕將申
丈鴻周亦送小報分撥故忙手披閱則自備邊司有嘉
山定州各別撑差之草記而嘉山則鄭周誠爲之定
州則申鴻周爲之矣爲作西衕奔覲之行急出貰馬
一匹日已迫昏矣待曉將發外舅朴丈来見作別而
去一邊區處家事一邊走報鄉家書世譜與從子膺
甲盖當此倉卒之變不能無後日慮故也
二十三日丁卯晴曉行成服將發西行之際金郎仲
禮自長湍聞 舍兄凶音馳來相慰暫話率家僮福
老味長厄與諸五衛將景彧同行到昌陵店則肅川

府使李令儒秀士賢甫先已来待彼此俱聞變急發
約與偕行故也即與並轡至高陽館則禁府都事任
照先来入衙以　家親之有拿　命也只憑傳言未
詳　老親所住故直入下處拜問其向往何處又問
其倍道與否因即同發宿所于長湍店舍其日行一
百二十里
二十四日早晴暮雪午秣松都南門外店幕則任水
使聖說令以其舅搏川郡守聖皐同被賊變不知下
落處而其大夫人亦在搏川衙中莫聞聲信罔夜下
往云其情地之罔措殆無異於我矣又與之偕行松

京金虞候宗珣出来相慰暫話而别到餅屋店在金川南秣馬到金川酒幕下馬暫憩本倅李湘来見敍語而别仍饋米飲一器宿所于平山店主倅徐令鳳淳出来穩話饋朝夕兩時飰又以米太脯為贐盖為前路店舍村落一時空虚雖持盤纏末由得食云勤意可感其日行一百五十里

二十五日己巳早晴午後至夜大雨雪晚往任都事下處敍語後與諸五衛將舉火先發至葱秀在平山西秣馬到瑞興中火任李兩令追至矣又與作伴稍慰悲疚罔措之懷矣小頃肅川定川郎吏来到定州郎吏

兼行嘉山郎任者也細傳自初賊勢之目擊者所聞
無非驚惋冒風雪到興水院(在瑞興西)界則夜已初更矣
不意火炬千餘把自林間出來似是火賊而以一行
上下之多數故終不敢犯所過閭里人烟蕭瑟齊發
之患處處蜂起戒懼之外不勝慘然到釰水(在鳳山南)秣
馬近村有火賊之處必是火炬之逢興水者也任令
肅倅以雨雪夜深之故仍為止宿我則與都事前向
鳳山到合龍店(在鳳山南)人馬盡為沾濕寒栗不堪下馬
入店舍大小數千餘家盡為奔避並無人迹不得已
又前到鳳州邑店一如合龍家家空虛彷徨道路艱

得一舍方悳癘疾者也人困馬疲仍爲止宿夜將四

皷矣主倅南宮令理來訪饋上下一行畧聞西來消

息漸漸凛然其日行一百五十里

二十六日庚午晴曉發踰洞仙嶺在鳳山黃州界路氷凝無

異石逕崎嶇不堪行率奴所着之鞋種種盡弊適有

賣草鞋處故問其價爲二十文買而着之比常時多

至十倍亦可見亂中人心也到黃州中火是海西節

度營而自清北賊變之後城門晝閉城外人家十空

八九所見去益悽慘爲探西來消息直入運籌軒見

兵使趙丈葢饋以夕糧與脯汁請得一件軍服而出

坐店舍小憩庶族叔繼之李彦國光仲金儁益鍊皆
自定州逃亂跋涉適會於中路行色極慘憐驚喜不
可言槩聞當日光景則益城中吏民俱爲賊應無一
人向上効力而甚至符信潛竊之變生於肘腋矣
家親則當其時一令不得行一手無所措不得已爲
乞兵討賊之計當夜二更從間路馳赴兵營而奴子
三福今孫二名隨往朴儁聖根與繼之輩同行到安
州界爲尋拜　家親落後入城云患難之中出義獨
往極可嘉尚也所騎之馬足脫不得作行因與繼之
輩經宿金吾郞自此先發徐郞廳心輔官奴北述店

主趙別將彥榮俱來相見徐是在京舊交店主與官
奴亦從前熟面也夜失盤纏十貫銅可歎其日行四
十里
二十七日辛未晴寒曉起作別繼之肇前進到中和
中火主倅金麟鍾饋飯臨簽暫訪夕到平壤門閉不
得入還到津邊止宿其日行一百里
二十八日壬申晴曉發沿江逶迤遥望外城昔日繁
華之塲一時灰燼極目蕭條到此益知兵燹之禍路
由箕子墓後至順安中火氷路雪程極其艱險夜到
肅川主倅已先到矣入内衙一塲穩話於我為外從

姊也聞宣鐵兩倅降賊之報可痛可痛宣川則金益
淳鐵山則李章謙也其日行一百二十里
二十九日癸酉晴寒曉發到安州新院店距邑不過
十五里聞 家親行次消息方欲前進之際肅令率
若干親隨軍官作出戰之行又到是店立馬敍語旋
即分別且悵且意自不覺傷懷矣旣知 家親行次
非久當到為治行預待自中路還到肅衙日已夜矣
內衙與冊室聞已避賊於慈母山城在慈山西南只有邉
生致煥即 家親舊幕相與敍語之際 家親行次
入來拜候路傍相抱失聲天蒼地黑筆舌難記所幸

體候不至大段添損細承伊日賊處光景則十七日
總經 仲兄成服方營治送靷行之際十八日夜忽
聞南門外鄭晉僑漢殊常之跡捉入窮覈則乃其潛
通賊情者也捧招嚴囚成出報草即十九日而又聞
郭山夜半賊入捉囚主倅之報爲先急報兩營一邊
閉城一邊領招一城之内財賄之下已無非爲賊心
腹終日徵兵無一至者點檢軍器餘者無幾此則皆
已自外擅取故也躬自巡城設爲防守之計則内自
鄉將吏奴外至坊曲閭民無一人向上効力隻手空
拳勢無奈何始而自分捐軀以報 國恩裁付諺書

於家人托于冊客使之先避當夜二更火光耀天喊聲震地自南城門已開矣更以爲守宰之倉卒臨亂往赴兵營受其節制竭力討賊於義亦當間出東門直向兵營蒼黃之際並與符信之緊佩身上者而已於何時竊去矣罔夜疾馳二十日早朝抵達營門告急哀於兵使李海愚則兵使亦纔聞賊報驚魂喪魄罔知所措默無所答請借一枝兵則只言徵兵不至吾亦無奈云云且所見如言故仍出舍館其翌又請請見期欲乞兵而後已則兵使使傔人傳唱云今則極紛撓無暇話之隙若少閑吾自請見姑且待之云

云故不得已還歸下處又具翌即二十二日也郭山
郡守李永植亦為来到永植則於十九日失印符脫
身来到於定州故　家親饋以飯贐以十兩銅先向
兵營者而騎步不同後　家親二日而追到矣自兵
營依願許兵以後援將赴戰云故又以同力出戰之
意使之轉請於兵使則又不許之而　家親則即請
論勘永植則許兵出戰實未知其意所在也二十五
日兵使使裨將来見曰聞有拿　命都事將至云然
則不宜處公廨云云故　家親即出舍民家事已至
此無可柰何此時列邑兵始至殆將萬人　家親以

爲若終不得兵則雖单騎赴敵期伸志願矣今則旣
知有拿命而更何可爲乎雖已乞兵得之猶將還
納之不暇況懇乞不得請者乎只得忍痛含冤而已
二十八日都事下来被 拿登途翌日始聞出戰云
矣其吏隷村民之從賊首倡者指不勝屈名不可盡
記而金演及名不知何漢等荷銃挾鎚充滿衙軒景
色危怖叱退不去崔爾倫之黨破獄門放出晋僑執
事李琛之手持賊檄来請到付也 家親驚憤起立
手自奮裂拔劒欲斫則衆中閃走座首金履大之沮
遏官令外村徵兵不爲擧行中軍李廷桓父琛之 千摠

(朴)敬模城上旗鼓陽排陰散城門陽閉而暗不下鑰
退校(李)長灝輩之威脅小民無敢應募聚會退校(朴)
龍淵之設酒饌迎賊吏房(崔)大坑及其子執事致殷
之潛嗣印符偷着吾家甲冑馳往賊陣之狀定州外
村人玄仁福高漢燮之追後來安州白于　家親者
也聞來不覺髮竪膽掉直欲食肉而寢皮也　亡兄
玄和未及出殯棺上亦未及書銘旌云沒在賊藪想
未免水火刀劍之厄思之痛骨即欲無知也仍陪
家親留宿村舍都事則下處東軒矣自本衙供饋一
行又以廿兩銅為贐具日行百里

三十日甲戌陰夜雨黎明發行到順安中火舉火至

普通門在平壤西外城夜已三更雨亦霏微入城艱得一

舍館店主方痛時患者勢無奈何仍為止宿巡使李

晚秀送營吏細問賊勢若遭變之如何矣是日除夕

也京鄉親戚之戀於此益切其日行一百十里

壬申正月初一日乙亥大雨終日不止都事以疾不

得作行仍為留宿店主以粟飯支供而價甚高粥一

盂幾至三十文矣新年元日旣異他時而坐在千里

村店父子相對悲泣回想年年家 國太平一室團

樂每逢佳節極有況趣而何物凶賊闖生禍亂上以

貽 聖上宵旰之憂下以致吾家罔測之變為公為私只切憤惋不勝以冒死出戰之意告于 老親而諸五衛將同力周旋計矣更思之則 老親氣力難支之中半千行役扶護無人且無關文赴戰亦難如意故不得已中止諸五衛將則因落後向安營亂中同苦之情客裡作別之懷尤令人黯黯凝滂也況又戰陣必死之地乎雨水達夜不止風又大起平地流水頃刻成氷寒不堪耐益以行計為悶營主人饋以十尾北魚為行中之用甚緊

初二日丙子風寒午發到砥石峴（在平壤南）路逢嘉山新

倅鄭水使周誠丈下馬敍語而別又逢价川新倅柳
友相弼聞申丈鴻周亦以寧邊赴任方歇馬于撥所
陪　老親步往訪焉庶姑母夫義宅五兼甫亦下來
蓋具陪親之行也略聞洛下消息則持平任燦者疏
請論罪語多不良所聞凜然到中和止宿主倅間遭
具老親嚴　旨方謀投印徑歸往于巡營只有冊客
饋上下朝夕夜深後趙坡州義鎮丈隨慰撫使鄭晩
錫到是邑病留出来穩話始聞近日時耗則方設兩
西巡撫營大將李克憲為之中軍朴兵使基豐丈為
之是余妻父也先鋒別將慈山府使金處漢為之而

以其年老固辭不受自巡撫營直下草記而拘囚於
禁衛營其草記辭語則先鋒别將金景抵死謀避臣
師 啓發之日梟首警衆云其代聘君以中軍兼帯
云矣金夫即主倅之大人也其日行五十里
初三日丁丑寒早發到黄營中火兵使以習操出往
訓鍊裨將徐郎廳心輔出来相訪自營門送胖汁来
飲梨薑酒一壷脯一貼銭十兩為贐又自本府饋飯
牧使則李周憲也初無雅分而猶如是且聞都事所
傳則又言及 家親所遣曰雖管葛之才當其時可
謂未如之何若使覇王當之手擊殺數十百人則或

有可為之道外則無他道况又安州既是上將營則
逃之一字无極寃枉云云聞不勝感荷而可見公議
之一端也午飯後行到月波樓(在貞州城內)前懸三顆首
級云是火賊巨魁一初所見令人體栗餓殍之相屬
道路者殆不可記不勝慘然踰洞仙嶺數十里峻坂
都是氷雪如鋪琉璃亦一奇觀下馬攀援十步九顚
艱辛登山顚則閔汝谷脩顯令以宣川府使金巘之幕
隨來路左數語作別到鳳山郡則外舅朴丈以兩西
巡撫中軍兼先鋒率訓摠松都馬步兵回哨先已入
衛矣以將領隨來者把摠尹嘉山戚叔之讜甫馬兵

哨官李樂安基號中哨某營哨官韓錫瀜左哨釗局
哨官方禹鼎號松營騎士百摠朴徵禧也定舍館少憩
後往拜中軍丈始聞洛下諸議稍有減意日夕焦煎
之際慰喜不可言仍請付陣自願出戰則答以志固
可尚且軍中無私然旣非巡撫使之許付又有姻親
之嫌今不得擅自率去極爲可歎云云事勢似然不
敢強請還歸下處具軍容之威威儀之肅能使觀者
辟易雖是危地之行而視諸吾家所遣不勝健羨傳
聞西報安州松林博川津頭嘉山多福洞三處屯賊
爲官軍所勦平捷報上來是賊變後一初喜消息而

餘黨入據定州城中云夕飯後尹叔朴丈主倅出來
穩話作別送人赴戰古稱難別而況切姻相覔之地
平分張之懐不須形言訓句下隷之某某從我者亦
來現謁於　家親即舊日陪隷也朝夕飯並一行自
官供饋矣是日行一百里
初四日戊寅大風大雪寒早發到劒水中火午飯後
又向瑞興未及數十里風雪倍加平地雪深四五尺
道路難卞馬蹶奴顛不堪作行矣堇堇到邑站主倅
李丈宗爀先為伻問魚送米飲鷄膏䏶汁等屬仍又
出來移時相話一行上下自官供饋又以批緡銅為

贐盤纏垂乏之際緊幸緊幸當此患難之時尤切窮
途之感前官時丹客趙主簿景裕亦出來對話謂以
治簿之未了尚留邑中而在京時以醫技親執者也
夜深後別去曉起臨行入別主倅於衙中具日行八
十里
初五日己卯晴極寒 老親氣候許久悲瘁勞擾之
餘不甚受損萬幸萬幸曉發到葱秀中火聞傳來之
言則庶叔自清暮聞報罔夜上來仍又轉到松京留
待云往見都事懇請緩行而爲探京裡消息拜辭
老親自此先發行到平山邑後路逢金先達禹鍾停

悽暫話而別金先達即金兵使處漢丈之仲子方往
其伯氏中和任所云到馬壹站(在平山南)止宿追後聞之
庶叔自松京前進已到平山邑店而余則巧違未逢
瞻悵無已為 老親陪侍扶護之節慰幸慰幸其日
行九十里
初六日庚辰晴雞三鳴離發到青石關(在松京西)中火行
未及發而三兄主自温鄉星夜上來喪戚禍亂之餘
相抱失聲一慟旋思無益之悲有害於事相慰而止
先問 慈候安否細承多少時議仍又告別先發悵
缺之懷非比他時到吹笛橋(在松京東)秣馬又到招賢店

(在長湍西)舉火至東坡(在長湍南)止宿具日行一百五十里

初七日辛巳晴曉發到惠陰嶺(在坡州東)中火又發到高陽家奴萬應者持家書出来矣馬上拆見則京鄉渾舍堇堇支過云在途熏心之中稍以為慰從彰義門入安洞本第則日己申時矣具日行一百十里與家人復能相會却憶初發西行之時亦是不料之事數語後往拜寺洞伯舅安正言新 除高城明將詣程矣槩聞多少公議則為日稍久比初漸緩而始略知事勢之無奈處變之無怪且以兵使之請罷 家親詳兵李永植頗有不公之論云矣迫鍾歸家

初八日壬午晴寒曉往寺洞辭別高城之行仍發往
高陽則 老親纔下馬於店舍矣拜謁後秣馬由敦
義門入暫歇於禁府前下處其日行百里 老親就
理後得見傳 旨則西間嚴囚也悶迫萬萬仍與
三兄庶叔同宿依幕所
初九日癸未晴寒庶族姪源恭金主簿彝楨来見再
従兄士推氏率鄕家奴數名上来蓋為率往在京家
眷於鄕第計也伏承 慈親下書不覺哽咽如新街
巷之日暮出入者多被剽奪之患都下如此鄕谷可
知秦川縣監柳湜養自聞賊報弃其家眷單身走依

於卑邊時府使吳淵常云旣非屬鎭又非上營而必以爲歸可異也留宿依幕所

初十日甲申陰寒崔甲山命健丈金先達漢恂朴碩士先浩趙碩士基甲來見沈進士源祖李先達度權心權來訪

十一日乙酉晴仲嫂膺姪男妹及庶妹發鄕行悲悵之懷無以自定再從兄士推氏陪往繼之亦同發付家書沈水使公燁閔進士靖顯來訪依幙所

十二日丙戌雪白兵使東逵丈白碩士東述金主簿羲桓金主簿元八庶族姪源泰來訪依幙所自通津

為吾家事委送一校使之留待京中隨聞隨報勤意不尋常可感可感通津倅即族姪仲明令也（名源祖）苟非周親之誼其如是乎往見任都事於駱洞本家留宿依幕所

十三日丁亥晴趙中軍榮豐朴喪人敬鎮義鎮禮鎮曹碩士光漢來見依幕所觸冒驅馳之餘憊苶難振而不敢言病強力來往於依幕所族侄源植汝章自鄉上來為慰吾家喪亂故也伏承 慈親下書仲嫂之行今日當抵鄉家矣遙想滿室光景如在目擊恐貽 慈候添損之節焦慮萬萬

十四日戊子晴寒趙碩士相浚庶族姪源恭閔進士翊顯父子來訪依幕所金郎仲禮還歸長湍悵戀不可言

十五日己丑陰雪朴袁人敬鎮曺碩士光漢金先達漢恂金主簿夔桓金主簿元八來訪依幕所博川郡守任聖皐自迎營押送　王府以為變出之初為依赴兵營而來未至安州十里餘聞其老親内眷之為賊所陷復路自現印符見奪又有劫降時稱小人之說播聞之云故耳得見備局草記則博川郡守任聖皐定州牧使李。。同為嚴囚待平賊勘處為辭矣

留宿依幕所

十六日庚寅晴寒白戚華鎭趙經歷濟民来見両司請道帥臣常時不能宣化調察又臨亂失機等罪並先罷後拿監司則慰撫使鄭曉錫為之兵使則外舅朴丈為之仍兼察巡撫中軍之任

十七日辛卯晴族姪源述自長湍上来為慰吾家喪亂故也

十八日壬辰晴得見朝紙則於十六日進攻定城城未拔而前五衛将金大宅召募将諸五衛将景彧並為流丸所中仍即致命云景彧是余亂中伴行者也

聞不勝慘愕而流涕也諸 贈統制使金 贈北兵
使
十九日癸巳大霧寒洪龍川致範李順川閭彬朴先
達弘鎭來訪依幕所因安營陪持來聞龍骨龍川西
林等城収復之報盖是義州先鋒將許五衛將沆率
精卒數百自龍骨乘勝至西林獨辦奇功而白馬山
城防守將金見臣聞許沆屢勝之績自西林同力出
戰云自是灣府大路始通人行朝野稍有喜色 朝
家特除許爲內禁將金爲甲巖權管金後又爲南行
宣傳官

二十日甲午晴朴先達弘鎮來見關西道帥臣又自
備局直請發配道臣慶州帥臣淳昌也
二十一日乙未晴閔碩士致絅趙經歷濟民來見付
書於外舅丈
二十二日丙申晴進士再從氏自溫鄉上來爲探
老親就理後諸節也伏承 慈親下書仲嫂之行無
撓到達云李穩城宜秀來訪
二十三日丁酉晴庶族姪源恭來見自巡撫中營以
李齊初金昌始兩賊首級獻捷齊初則頗有膂力爲
賊先鋒者而生擒于郭山昌始則爲賊謀士者而斬

於宣川云即日回示坊曲懸之藁街
二十四日戊戌晴今日　祖父主忌辰也當此喪亂
未知行祀與否尤切悲慟與族姪汝章留宿依幕所
二十五日己亥晴逐日往待於依幕所　老親就囚
已近一念而出擣無期焦灼何言氣候諸節連以小
紙來往伏聞大段欠寧而咫尺之地未由省護煎悶
煎悶朴妙義鎭爲發安營覲行歷訪而去
二十六日庚子晴朴先達弘鎭朴先達漑命兄弟韓
先達仁植三兄弟俱來訪於依幕所族姪源植下鄉
付家書

二十七日辛丑晴自巡撫中營押送金益淳自王府即因南間云當初昌始之斬首也益淳者持來陣前自為已功而追聞其買得於宣川土賊趙文亨處以為圖免之計文亨以約價千金不與一文之故來訴兵營自兵營具由 啓聞罔上之罪尤可痛惋

二十八日壬寅雨連聞西報則定城之賊一向逆命方欲火攻而自巡撫營輸送火具云自此更有赴戰之意往訴于巡撫營而阻閽虛還蓋自變初即有願戰効力為 親雪恨之計而始以 老親勘處莫知遅速中以賊勢討平謂當不日終以悲遑跋涉身病

悴劇齎志未遂荏苒度日今既全吾議殲西賊掃蕩
俱無時月之期身病亦少減故遂决意從征
二十九日癸卯雨又往廵撫營而虛歸以西行之詐
書告于　老親夕又往見徐釜山有達即廵撫營戸
房也欲圖得一張關文許付大陣而未果既决之行
不可中止方欲以明日發程到廵營得道臣關付為
計得貰馬一匹給價十八兩
二月初一日甲辰雨終日冒雨發西行内而别妻孥
外而别　三兄與叔氏及上舍再從兄上馬出門殆
若死生之訣去留之懷可想尤耿耿不敢忘者遠而

湿鄉近而金吾不得拜辭　老親於死地之行情理到此益自痛迫千里從軍或見於史策而豈料於吾身親當之哉還可一笑所騎家鬣小而健步從人朴聖根金三孫奉奴長尾行具則戰具而已暮抵高陽新院店止宿距京四十里雨雪泥濘道路極間関人馬没膝平生初見路逢張郎廳顯大劉郎廳世燁叔姪三人於弘濟院安營赴幕行也與之並轡稍可慰滿

初二日乙巳朝陰暮晴早發中火於坡州邑店夕到招賢站止宿其日行一百里逢鄭敬行鄭復一兩賊

之押來者敬行即曾經營將者而亂初自為龍川府
使者復一敬行之叔云
初三日丙午早晴暮雨曉發中火於餅屋店午發冒
雨擧火到馬堂店止宿其日行一百二十五里
初四日丁未陰早發到蔥秀中火路見章諭及薪島
僉使柳載河東西林宣沙浦僉使等五人押來者午
發到瑞興店止宿欲訪主倅而夜深未果其日行九
十里
初五日戊申晴曉發到合龍店中火比諸昨朧所經
稍有蕭撓之意夕到黃州止宿營下某某人來訪其

中趙彥榮以酒来饋夜逢草洞奴甫會之急往安營者略聞京來消息口傳未詳具日行一百十里

初六日己酉雪寒曉發冒雪中火於中和又向平壤路逢中和倅趙丈義鎮下馬暫話日晡到順營大同門門卒譏行人甚嚴良久乃得入即通于幕府成參軍履源以日暮不得相面留宿於店舍路逢權龍川琇被拿之行權令在任時即聞賊報發令聚軍得八百名先屯邑城更入龍骨為保守計至正月初四日賊兵始到而士卒亡者過半自知勢去往依義州以此被拿云矣

初七日庚戌晴早朝成叅軍倅訊仍軍服入見盖以
亂時故也面陳情願使之韓愬迎相為詐付大陣之
道得一張関文而出来付家書於營便臨發成友饋
酒贐草午後離發路由西門門禁又如東以関文示
之乃得出見五顆頭之高懸長竿者可愕夕抵順安
止宿是日行五十里
初八日辛亥晴寒曉發到肅川主倅赴陣不在入内
衙與從妹暫話還到店舍中大臨發範老邉君出来
作别夕到安營由西門入関門之禁比湏營益嚴主
将在陣只有其庶胤義鎮及幕裨兩人而已夜見滿

城火把照耀自百祥樓(在城内)一聲砲響音喊聲相應達
夜不止儘壯觀也同来張劉三人以路險馬瘏自肅
川少後夜深始留門入来留宿於營底池把摠貴男
家從前親熟者也饋朝夕頗勤其日行一百十里
初九日壬子大雨終日冒雨發行抵宿嘉山自安營
五十里也以氷泮(大定江在博嘉之界)迤路而行歷安州松林
博川津頭及嘉山多福洞前綫經戰塲村落成墟積
尸遍野往往有烏鳶之啄掛樹枝者杜工部詩所謂
靡靡踰阡陌人烟渺蕭瑟夜深經戰塲寒月照白骨
者真今日語也路見搬運粮草来往如織㝡具老弱

殊可憐念宿店舍脫粟之供正不堪食爇火焙濕達
夜失睡
初十日癸丑大霧寒倍持便付家書自嘉山早發向
午到定州直向大陣付関文始許入拜中軍丈叙寒
暄又與諸將領會話自大陣距城可三里許指點城
郭依舊是昨秋遊賞處而人事之變乃至如此到此
懷緒倍百他人望見城上列插旌旗想像　家親遭
亂之初獨自焦勞手足靡措畢竟赴營之後莫逆乞
兵之願徒歸負罪之科痛寃之至直欲一躍躍入手
磔口齧其賊魁屠戮其滿城吏民也況　仲兄靈柩

莫知存沒悲割之私尤不自勝若使英靈有知當作何如懷也咫尺幽明之間只自拊膺長慟而鳥咽也所瞻祝者黙佑於冥冥之中安保軀命並切自勉一以雪　老親宿恨一以奉旅櫬還鄉則至願諧矣死亦無恨來時雨雪之泥灘道路之危險生平初見而千艱萬辛能得無事到陣是亦望外之幸小可放心行到嘉州嶺（在定州東）捉得吏房崔大抗之家履亨妻到陣中拘囚履亨父子已入城內云夕飯自价川饋來留宿於大陣裨將幕次

十一日甲寅晴陪持便付家書自大陣給外畧軍二

百名付前營將肅川府使陣使余同爲周旋肅川即
大陣中營也安營捕校申弘鷹等捉納定州退校賊
陣討捕行首全三弘三弘招內去月二十六日賊魁
招入渠與朴振碧給出銀子錢兩以爲盤纏又給出
書一封於渠曰暗持此書急往昌城碧潼等地若逢
騎胡馬出來者傳致此書則必有胡兵來救云故來
夜越城由山路晝伏夜行轉到郭山界今爲被捉云
又問賊情虛實則軍兵幾近二千餘名皆爲善放者
而列守每操軍粮並與倉穀民穀可支三四月軍器
火藥鉛丸不可勝用戰馬不過五六十匹云而其出

書曰平西大元帥臣洪慶来上書于大將軍閣下其
下又曰仰達于主上殿下不日来救云云所謂大將
軍所謂主上者未知何在而蓋意賊自知勢窮恐其
徒衆反散作此詭詐有若胡將之真箇来救者以為
誑惑鎮安之計也三弘既自城中出来者故余問
仲氏靈柩消息則對以為賊兠入城之後使官隸出
殯于小西門外云似非虛語而猶未可信也付家書
于主將家奴子回便自此宿甫川幕
十二日乙卯朝陰暮雨陪持回承 三兄主初七書
来此後一初伏審京鄉 老親氣候不至大損萬幸

萬辛早朝梟三弘賊于轅門外肅川鄉人進士申禮範等七人各持牛一隻自願來納于大陣以助犒資奴子長厖還癘出送于閭家死地同來慮不可言義州陪持回得聞京奇則 玉堂曹鳳振姜世綸聯名上疏論主將緩討之罪請削職拿勘蒙 允因大臣聯劄姑寢成命以為將功贖罪之地云付家書於陪持便

十三日丙辰晴陪持便付家書中哨軍崔道根趙成云以癘致死云軍兵別勞問事京撥軍賚有 旨來平壤府赴戰軍二百名營裨張宣傳允成金萬户宗

煥領來自京營廵營松營各送醬藿蝦醢等饌物
故自大陣分給軍兵三更後自賊城北將臺有火先
余與營裨趙益豊率銃手八十名爲相機攻城之計
即地馳往金先達禹鍾閔忝谷修顯金宣傳見臣張判
官洛賢皆已先到嘉山郡守鄭周誠定州牧使徐春
輔朔州府使尹殷東皆追後來會欲爲進薄未果而
歸蓋火先即北將臺之自城內失火故而賊已有備
不得如意徒傷官軍殺名死者一傷者一
十四日丁巳晴陪特便付家書自古出軍行師之時
例有告于山川之禮而今番則急於聲討未及致誠

甚是欠事方謀行祀於陣後主山而近於屯兵之所多有汚濊之物故余請以州南五里許有將軍臺是即我 太祖大王龍灣回軍時與青海伯(李之蘭)住兵遊賞之處地不偶然爾云則僉議皆同故爲相地早飯後與把摠尹叔哨官方禹鼎率左哨銃手十名並轡偕往盤桓遺墟回顧景槩一面緣通山路三面皆大海吳楚之境若可指點矣閱月憂遑之餘少可暢懷也回路至五龍橋(在定州南門外)碑閣即 聖祖事蹟所記者也定州牧使徐春輔迎營中軍李鼎會博川郡守李運植京執事金仁煥南漢執事李廷良率別破

陣五名持大砲水鐵丸石卵丸鐵羽箭等屬向賊城
南門試放或入城中或着女墻有中必碎遠可六七
百步而聲震山谷矣還到陣中江界鄉人宋之濂桂
運海金宗郁三人募得銃手九十四名出義赴陣自
持粮粮三十石而來極爲嘉尚鐵山趙文亨及金益
淳之買得昌始首級時勸人鄭宗僑金玄玉朴仁源
金重碩等押上王府兵虞候李海昇以貪虐平民濫
殺增級縱賊失機等罪先罷後拿而其代泰川縣監
李樴爲之泰川則以金見臣特爲 除授賊魁洪景
來四寸應來德來自龍岡縣捉納于大陣故即爲查

問則慶来自十年前不治家産間間往来昨年九月忽地入来率其老母與家屬不知去處其外事全然不知云主將支供始自兵營為之盖主將則以與士卒同甘苦之意初自本州為之至是不無所嫌故也自此余與把摠哨官食營廚之供

十五日戊午晴主將出往輪車役所余亦陪往明日即祭天之日也諸將領皆齋沐受戒各定差備新造床卓器皿等屬三更後以太牢行祀典祀官把摠尹叔初獻官肅川府使兼中軍李儒秀亞獻官定州牧使徐春輔終獻官迎中軍李鼎會其餘執事不能盡

記其告文曰

凶賊竊發淸北殘酷　王命西征六郡旋復初因搶擄未遑薦壁今焉安營乃奠牲帛賊藪新安久而堅壁射天凶謀胡至此極天驚地怒鬼叱神嚇（此以上訓局執事金明淑所作）哀我生靈塡于溝壑神明所隲何遲歸亦跨月露處士多疾疫敢將酒牢以冀冥助三軍一誠庶幾歆格

祭後月色如畫火鼓布列亦壯觀也因口點一絶其詩曰

聖祖龍飛寶甲四　千秋傳號將軍臺

小臣拜獻夐擎祝　家國太平萬歲杯

十六日己未早晴夕雨平明裨將幕次失火盡爲燒燼矣京軍衣服二十駄自京營宣將校下來京軍等處一一分給主將又各給白紙半張使之爲書以通安否于其家永柔縣令鄭東晥送牛二頭平壤居民金宗圭等三十人送醬一駄牛二隻並爲犒用於犒饋之資也松營騎士十七人以疾還送宣傳官李穩軍兵勞問次奉　命下來主將出往攻具役所吾亦同與往還士馬閱月露處多遘癘疾且有悲苦之色誠非細憂余以中旬例試射放行賞慰悦軍心之意

提禀于主將傳令各陣以十八日爲期夜與肅倅論
攻城之計偶思掘土之法蓋鑿底穎城兵家要法李
自成之爲寇也多以此獲勝今亦試用似好故禀于
主將而使肅令書于雲山郡守韓象默得採金軍十
一名余則監造器械器械即兵書所謂尖字輪及鑿
城掘土之具
十七日庚申晴閔郎廳致一倅有病可念宣傳官李
穩往勞各陣以牛四十一隻米各一斗分給京鄉軍
主將募各陣自願先登者以特立奇功之意面面眡
諭余與把摠尹叔肅令往于陣東門外試京鄉軍銃

及將領將校等射日暮還
十八日辛酉晴各陣試射放成册齊到後以錢給賞
合入六百餘兩軍心欣聳果如所料真所謂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者也咸從陣壯士軍官朴宗完到城底
以忠逆利害等語諭賊將李成恒云頗奇矣出往役
所與輪車尾手全再明始造送尖字輪
十九日壬戌晴早朝賊徒百餘名爲樵採出東門大
陣送江界義兵將朱之瀛率銃手六十名追攻之殺
賊二名而還賊徒三四百又出南門令別武士鄭義
鎮鄭繼碩率京鄉砲手一百二十名差官執事李東

殺率馬兵三十名疾趍南門外與廵中軍博川郡守
合兵攻之賊徒之中丸者爲七八名因以崩潰奔入
城中主將以錢兩給賞松營騎士四十人有病還送
城賊自東南隅負米穀三十石往于西將臺而至我
軍所見處且行且休以示卜重之狀且示糧穀有裕
之意廵撫軍官出身孫泰永禁衛中哨哨官　啓下
関文下来韓錫胤身死之代也陪持来承　三兄主
十一日下書欣慰萬萬
二十日癸亥晴宣傳官李檍發還順川陣捉納越城
賊徒四漢查問後拘囚之壯士軍官所騎騾馬二十

迓因迎營閑還送本驛盖使行不久還來故也本州
東門外居退校李尚烈初自賊城中出來故捉囚陣
中矣爲探賊情使之解其羅而入城則十餘日後始
還來而別無所探者故慮其反與賊相通更爲並其
妻囚之自龜城府來納所得賊甲十件出往役所監
造攻具而還陪持使得見朴友敬鎭書
二十一日甲子陰甑山枺振興來納牛二十頭以補
犒資主將賜酒慰諭而送之碧潼人金景曾安士權
率義士一百人自備軍糧四十石來願赴戰故合付
於嘉山定州陣右營將順川郡守吳致壽所報內昨

夜賊魁自西將臺大張鼓吹向東南下去今日申後
又張樂而還云可見其頑悖益肆之習也往見役所
而還
二十二日乙丑晴順川悖川郡守所報内午後賊徒
聚東軒後岡試射放二更後南門由城內達夜烟火
或放銃或打錚終宵喧鬧𢋨城云凶賊之計不可測
矣輪車斥手金再明猝得時令可憐可憐主將給藥
物錢兩松營騎士孫俊權中哨軍金春奉金得哲左
哨軍李光彬韓允世皆以疾不起云可憐長厄之病
少有差道可幸三更後咸從陣失火軍兵十五幕盡

爲燒燼泰川召募將李時復自迎營還來主將捉入數罪許付南山陣蓋時復於初來之時不無弊端於邑村故自巡營捉上矣至是還送故也是日即余伯母主小祥也來坐陣中不得參事尤不任愴慟

二十三日丙寅晴陪持便付家書早飯後發馬兵一哨於德川橋在定州東南西邊大路試馬上技月刀長鎗以示賊分等試賞一如步軍例寧邊吏李鋌謂有攻城良策自迎撫營騎驛下送招問其經綸則即搖土事也自此已爲經紀者故主將還送該郡冬至使回還先來出來平壤壯士李鳳學自安州出送是頗有

膂力者云而長不滿數尺外貌極不揚矣與余言及
握土事以埋火壞城之術累累陳說其言頗有理矣
京居閑良趙悊鎮在愽川冊室募得嘉山愽川軍七
十五名而來平壤居前五衛將吳成烈進士李馨植
等七人合力出牛五隻醬二駄駄納以補軍用初昏
後聞主將以緩討之罪被劾中軍則柳兵使孝源為
之兵使則寧邊府使申鴻周為之寧邊則徐兵使春
輔為之定牧林兵使載洙為之御營廳別武士朴鎮
九持閑文來一軍無不落莫垂涕也輪車吳字輪成
合六座其制也其高高於城丈餘下設四輪中設層

榜上設板樓三面以木版蔽之外着牛皮內着乞鐵
間間鑿穴以爲放銃射矢之所下以轆轤爲推曳之
具而外防賊患內自俯城似爲攻城之要尖字車則
下設四輪上覆木版以防矢丸前設板門至城底後
自內開之以爲掘城鑿石之計而其形上尖下方故
名以尖字伏承　三兄至十五六兩度下書
二十四日丁卯晴寒定州陣梟擄掠軍卒最得三漢
首於陣前寧邊府使徐春輔赴任次發去往陣門外
作別時輪車與諸般攻具雖皆已備主將以見制之
故不敢爲討賊之計軍中以爲使主將不得成功反

被罪名實吾輩不用力之故也偃卧者沾沾襟士坐
者淯交頤滿庭吁訴皆願一戰主將不得已以明日
攻城之意出令又秘授方畧于諸陣
二十五日戊辰晴午後西風大起是日分七路攻城
而進平擴中軍李鼎會恃川郡守李運植南漢執事
李廷良召募將李時復趙哲鎮壯士軍官金志煥進
攻南門後營將咸從府使尹郁烈右營將順川郡守
吳致壽京執事朴致大進攻小西門嘉山郡守鄭周
誠把摠尹叔左哨哨官方禹鼎差官鄭繼碩攻城東
南隅朔州府使尹鍜東進攻東門泰川縣監金見臣

倡義將張洛賢金禹鍾前府使閔修顯攻北將臺洞林將許沆率義兵攻北門前營將肅川府使李儒秀中哨哨官孫秦永京執事金仁煥迎撫軍官金啓宅趙益豊別武士鄭義鎭義兵將宋之濂攻東北面各以輪車曳入余亦率管下兵二百名搖土軍十二名與肅令同往曳入吳字輪又運冷灰二千餘石積築城底一以防矢丸一以爲踰城之梯是則肅令之計也西門則爲開走路以馬兵哨官李基鼎差官李東馥梅景馥率馬兵一哨京砲手二十名埋伏於西門外稍遠處以待之以運糧差官价川郡守柳相弼爲

留陣将主将亦率馬步兵往五龍橋為殿後策應矣三更蓐食秣馬舍枚摘鈴綽鎗上馬望城而進路泥車凝艱到戰地則日已曙矣余與甫令令軍兵先等灰石大小輪車次第進驅距城不及四五步城上矢丸如雨如蝗冒死前進悉銳急攻賊徒以火藥乾柴燃火之物無數擲下又以火藥火繩繫矢鏃亂射灰石灰石引風火起烟焰漲天我軍以所掘之土隨着隨滅搗鼓進薄則賊又投石亂下且用長竿繫火投車如是之際風又大起飛灰如霧咫尺不辨輪車因為着火火烈風猛一時燒燼尖字車則倚障灰石直

抵城下急〻掘土之際頭領二名爲投石所傷頭腦
破裂餘皆退還余及甫令所領軍死而曳出者十二
名傷而呻吟者不計其數所見極慘愕終日鏖戰徒
傷我軍使凶徒暇息覆載憤惋之極令人氣格日昏
後主將鳴金退軍故收拾器械夜深乃還是役也終
始力戰者只東北一面已而若使諸路一意冒死皆
如東北之爲則環而攻之豈無躍入之道而進薄之
或先後前卻之相遠近一不得同力使賊之所備者
只在東北而已則此豈非慨歎者乎至若南門則東
至三四十步之外賊徒突出放火如入無人之境而

官軍先自望風奔潰爲將領者能不愧乎六路輪車
或爲賊見燒或自我焚碎無一隻還者死傷至爲一
百八九十名之多慘矣慘矣前後四次攻城徒勞無
功使 王靈未敷主將被劫在陣將領孰不憤歎而
況如余情私尤爲罔措者乎
二十六日己巳晴陪持使付家書左哨軍李長甲戰
死嘉尚事特 贈萬户閔文下來一軍感泣成川府
使金復載送牛一隻鹽一石以補軍用伏承 三兄
主二十日下書伏審 老親處扻氣候別無添損之
節 慈候亦得安寧萬幸萬萬幸余多日露處微有感

氣故服藿香正氣散二貼蘇合香元等藥朔州府使
以大碗口試放於北将臺下
二十七日庚午晴自兵幕送粘餅一行擔故與諸将
領分喫午後賊徒一漢衣白衣出南門緩步過碑閣
所石隅自迎中軍陣送壯士軍官逐近執捉之際自
碑閣後賊徒設伏之軍不意突出返逐壯士軍官而
奪所騎之馬宰其馬肉食自城上投馬骨嘲呼云聞
不勝憤惋而兵家所謂餌兵勿食非虛語也聞新中
軍到納清亭(在定州東)執事趙景麟迎接次率旌鼓出往
二十八日辛未晴早朝有一村婦牽牛過東門而賊

徒四五漢持鎗突出奪牛入去而村女者小無畏㥘
之狀故不無疑端使馬兵急往挺來查問則終不直
告故拘囚午後宣傳官尹載鐸奉　標信新舊中軍
交付軍兵次下来来訪暫話而別新中軍到陣後挺
入執事金明淑數罪退出朴丈申後龍萇將領軍兵
無不揮淚余亦上馬後辭別悲悵之懷難定還幕付
家書前府使趙雲衢前郡守李存敬柳文淵金主簿
鉉弼前郎廳趙文達柳鎮明皆以裨將下来兵虞侯
李楹以大中軍舉行次亦来
二十九日壬申晴晚大風從西北而起主將赴陣後

即當招見將領而已至經宵而無聞莫知其意也申
後朔州府使泰川縣監登北將臺城外隨風揚灰積
柴放火使城賊不見咫尺而踰城云故送宋之濂爲
後援又送兵虞侯李左哨軍往南門外示以掩前襲
後之狀而無其實夜深乃還雲山郡守送醬一駄故
分給摠士軍伏承　三兄主念七日下書
三月初一日癸酉晴是日卽余　外祖母忌辰遙想
慈主悲愴之懷也安營大旗幟新件出來得見閔郎
廳致一書則見挽於新節度姑留幕府云朴丈到安
營送五緡銅陪持便付家書三孫亦患癘出幕

初二日甲戌晴風寒主將開坐後諸將領皆叅謁京鄉馬步兵點考賊魁使城內靈隱寺僧一名踰城出送使探賊魁等家屬消息爲巡中軍陣所捉押到大陣而招問賊情則一如前日捉賊所供矣余亦欲叅現主將而使裨將李存敬稟告則荅以憊甚不許相見鄭義鎭往碑閣所埋伏而還蓋此是南門外大路故爲防城賊豕突之患自前主將時逐日爲例故也安聞申丈與其庶胤五無邊郎廳范老書來范老留肅冊爲申丈所請來留安幕云伏承 三兄主念八日下書伏慰卽荅安營書

初三日乙亥陰雪寒朝又請見主將則更以無名色不許相見可訝可訝而如金先達禹鍾兄弟則種種詐謁以無名色言之則一也其意所在實莫曉也自三更至五更賊徒於城上吶喊放砲極其喧鬧故傳令各陣使之移陣近城要路

初四日丙子晴主將送左中哨差官點閱出幕病軍兼爲勞問

初五日丁丑晴與兵虞侯李榏及肅令趙郎廳益豐周察城地與各陣日暮乃還自小西門至北將臺外設木柵延袤二千餘步一以防賊徒逃逸之患一以

示我軍久留之計乃朔州府使尹㠍東之策也別定
李廷良金仁煥爲着檢柵役送于咸從陣義兵將許
流使城内賊徒李齊始爲内應約以深夜踰城矣賊魁
知其謀飮藥殺之齊始齊初之𡖋也三更後詐爲内
應之狀擧火招之是將許取許也許流不知事機使
後營將尹郁烈請爲後援進薄城下着雲梯欲上之
際自城上一聲砲響矢丸如雨其副將羅州營將崔
致倫中丸右耳邊咸從軍二名中丸死咸從倅鄭許
流潛與賊謀誘致渠軍還陣後使人請許至則倅令
捽下左右欲擧手許怒目叱之聲色甚厲尹亦悔愧

而止然兩人之失和自此始矣
初六日戊寅晴主將率砲手二百名馬軍一哨軍官
虞侯執事周覽城池大張旗皷至碑閣後則賊於南
門外向放大砲主將驚懼因馳入南山陣即李鼎會
李運植之所住也脫甲複袍逶迤從山麓而行日暮
還陣三更後城賊之鬧喧又如再昨樣也
初七日己卯大雨終日不止　三兄主初四日下書
自安營轉来甚慰五兼書來即爲付答
初八日庚辰晴賊徒自南門突出取撥馬一匹而去
大陣捉入迎中軍執事治不早設伏以致失馬之罪

冬至使一行出来行到南門外賊徒放大砲一如再
昨主將遍覽時使行逶迤而來入大陣而去三更後
城中吶喊火把照耀百倍於前余與諸將領登陣中
稍高處瞭望動靜暗令約束以待不虞
初九日辛巳晴風寒五更時廵中軍陣哨馬飛報賊
來咸從陣大陣即發馬步兵使甫令都領往救之余
亦率管下兵同去則賊纔已入城矣盖賊徒乘月落
之時潛出西北門從山背來或掩前或襲後喧呼躍
入放火馳突又城中鼓譟而出我軍自相踐踏四散
奔潰死者八九十傷者百餘名血流塗野營壘器械

蕩然灰燼一無存者咸從倅倉卒跳出往依南山陣
僅以身免南漢執事李廷良召募軍官金晛得並死
於亂軍中所見極爲慘傷蓋是陣處於平地徒恃其
能不設寨柵防禦甚疎甚至將卒上下解衣熟睡賊
入而猶不覺之以至一敗塗地所謂兵驕者敗正謂
此也是役也擒殺不過十餘名甫令往許沆陣捧招
擒賊(高)宗玄則所供內渠本以溥川人爲賊親隨諸
般凶計無不參涉軍糧則不過支數日軍兵則猶有
數千餘名粮旣盡之故出萬死一生之計與(禹)君則
(洪)總角率精銳五百掩擊斬殺以幸一勝又以爲(洪)

慶來自稱平西大元帥金士龍爲副元帥君則爲謀
士軍中稱先生金履大爲都督崔甬倫爲主管將李
成佰楊時緯守北將臺車雲龍守北門金宗珏守南
門李夏裕守東門金祉守守西門許撤守小西門李
琛爲執事白宗繪爲軍糧監崔大坑爲軍粮色其餘
崔致鎭朴敬模之徒皆爲左右翼將親騎善騎將云
而多不能盡錄咸從移陣于西門外山頂日暮與肅
令同還
初十日壬午晴昨日所捉賊徒宗玄等四漢梟首陣
前付家書於陪持便大陣西南木柵以迫逌外壘退

至數十步之外懲於昨日來劫故也長奴病差入來
幸甚
十一日癸未晴風寒射帳十廵咸從陣惚於一敗來
請馬軍大陣使馬兵差官梅殷景李馬兵騎士各十
名往留馬安闇丈有書來問無恙草二斤石魚二束
五兼書亦來即付答
十二日甲申早雨暮晴射帳十廵城賊之喧閙燃炬
一如昨狀而兒弱之聲倍加於前
十三日乙酉晴與左中哨哨官射帳七廵熙川鄉人
金麟福李義兵四十人自持糇粮來赴大陣鷄鳴時

自南山陣擧起火報警大陣急送中哨砲手一百馬兵三十名則塘報昏夜錯認自相喧鬧故也風聲鶴唳果非虛語也聞自兵營以咸從陣致敗之由狀請論罪廟堂以待平賊勘處回 啓云矣自大陣宜有所論責而初無一言衆議頗不服至是竟有兵使之啓

十四日丙戌早晴暮大風雨昌城府使許乘定將校送砲手一百名於大陣主將使余與召募軍官具始芳爲游擊將率壯士軍官吉義倜宋大允兵營執事韓點齡昌城軍百名往守于堂蛾嶺右距州北門外下咸從

舊陣後以為隨處接應之任而余則使自外徃赴云
故別肅令及把摠尹叔即與具始芳章管下軍兵進
徃臺嶺而以日暮風雨不得成陣之意馳報大陣則
令以事勢既如此徃依於隣陣許流營云故日昏後
藏燈暝行至義兵陣夜深後始炊飯爇火焙濕義州
白馬山城林將軍書院齋任夢見忠愍公則分付以
今此賊變非久勦平而四日八日之間雖有事端不
足為慮云又言以禾爾中心禾明六字徃諭于吾孫
云再三告誡不啻丁寧故初則不信不欲来傳終若
不偶不得不告而渠則患癘未果親来使人傳致於

許陣矣盖其四日八日之事果合於崔營將致倫之
中丸後營陣之被襲致敗豈不異哉至於六字秘語
意不可觧而吾孫云云林兵使載洙即忠愍之後孫
而方為定州牧故也齋任旣不親来姓名未詳誰某
余之當初所領外壘軍二百名無端除去似是給昌
城軍百名之故而以少易多可歎
十五日丁亥晴未時量賊徒千餘名大開北門先以
數十名列置山頂預作候望之勢仍即成陣於柵内
而門旗開處有衣紅袍乘白馬者使女妓雙雙着戰
袍列侍樹白質黄書平西大元帥司命馳騁耀武必

是賊魁虔来也渕渕鼓進扎駐北門下平岸余與許
流趂頓軍馬収拾器械綽鎗上馬布成陣勢使許流
副将鄭来鴻厲聲叱責賊徒數騎馳出陣外反向我
軍大喝游撃義兵両陣左右翼掩驅至栅外使銃手
一齊輪放毀其木栅退亡遁北進薄城門賊徒中九
或屍自相蹂躪争棄旗鼓退入城中堅閉城門自城
上矢石如雨不敢前進不得已鳴金収軍點閱我軍
則昌城砲手一名中九折齒而幸免死亡是日之戰
賊徒死者十餘傷者不計其數急報全勝之由於大
陣則題以赴陣未幾如此効勞極為嘉尚云云而終

無報聞京營之事軍兵亦有施賞之令而竟不與一
初獲勝羣情落莫日已夜矣還詣陣經宵
十六日戊子晴發㠀級造營幕新到凡百極其艱難
肅令送粮饌可感　三兄主初十日下書自安營轉
來槩審　老親處坎氣候與前無異云萬幸萬幸夜
備小酌三更後上陣後主山行禱罷後還陣于時月
色如練子規時鳴悲懷難禁仍成一律其詩曰
堂峨嶺上月嬋娟　客倚轅門獨未眠
擧目山河依舊地　滿心寃恨訴無天
有時急難悲原鶺　終夜啼歸厭蜀鵑

擊釼中胄何所禱　戎衣不日凱歌旋

十七日己丑晴平山壯士文永喆自成川來大陣給成川軍二百守城東門外義州陪持來聞清兵鐵騎來留中江(在鴨綠間)以待我國請援云矣肅令又伻問可感詐羽林將流來訪穩話而去見城中賊徒試放射擊刺於西將臺如是者三日本陣處於北門外當衝百餘步之地俯臨城中與西將臺相對賊中虛實可細細相見而時賊勢日窘日事豕突而東南多大陣故其所衝殺必於西北矣地是要衝兵甚單弱報于大陣請得鐐手亦不許之兵小責重自知必危只自

慨恨而已其報辭曰

游擊將爲牒報事本陣處在臺鐵嶺上或爲奇伏或爲應援其責不輕兌除良前對賊門左有大路右有列營賊若逃走與掩襲各陣則要害之處莫過於是矣昏夜難卞之中猝然遇賊是去乃開門遁去之時豕突憂過是乎則所領之軍不過一百銃手全無鎗手此固難支之勢是如乎前日所領外疊鎗手二百名特爲許付之地云云題以銃鎗無備則便於大陣不得許施云

十八日庚寅晴往見許內將流而還三孫病差入來而餘症尚多故又送閔家調治大陣送牛一隻與李

時復陣分而犒軍義州義兵防守将韓僉使令琦来
訪穩話而歸
十九日辛卯晴㫁騎馬病蹇可悶送壮士軍官宋大
允請軍粮則粮船尚不来不得受之故貸於許陣午
後始炊飯兵營裡邉君范老為勞問犒饋追到義兵
召募軍而来歷訪暫話而別悵甚不可言兵幕閔君
致一書問兼送鐵鞭南草揮紙等物兵閫及五兼亦
書問而送揮紙一軸即付荅廵營将校持藥物来到
陣中勞問而去夕後運粮船到泊於将軍臺下大陣
遣鄭義鎮率砲手二十名以防不虞范老便伏承

三兄主十三日下書伏慰捉賊一漢捧招則以為賊
魁出送四漢探我虛實及軍粮積等處以為乘夜来
刼之計而渠則探西北各陣被捉云云故使壯士軍
官吉義倜押送大陣
二十日壬辰晴夜大雨未時量賊數千開北門出先
以數百銃手負防牌依木柵為奇兵又以大隊前行
至柵内平廣處布陣耀武一如十五日之為而又有
紅令旗數隻往来傳令此則前日所不見者也時我
軍或發樵汲或運粮米餘存不過四五十故余謂具
始芳曰彼衆我寡勢不相及不如據險固守賊出然

後始令接應此所謂以逸待勞之道也因戒嚴以待
忽見隣陣許流盡率其兵數百出去接戰更思隨處
游擊是我所任不可使許流獨戰不得已悉衆盡發
與許流合勢銃手居前馬軍居後長驅追薄則賊果
奔退追至北門北門是峻坂俯仰異勢衆寡不敵方
議退軍賊忽反旗鳴鼓乘高殺下城中亦鼓譟從之
喧呼騰天勢若風雨急收軍回寨則中間木柵門路
甚窄倉卒又不及毁開我軍只得爭出譬若科搗赴
門在後者多為賊所殺設柵所以防賊而反作孫子
所謂掛地以至於此可勝歎哉賊追殺不止故余與

許沆同避本陣外高阜上而軍皆四散莫可收拾賊
直入許陣乘風放火烈焰漲天許恨其爲賊所誘一
敗至此且憤隣陣之按兵不救撥回馬至本陣外下
馬挺鎗突入賊陣手殺數賊身被累創即地致命可
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不勝慘痛賊又向咸從陣咸
陣距許陣甚近軍又最多而見許接戰預作防守緊
閉寨門亂發矢丸賊不得衝突而又大陣急遣馬軍
五十步軍一哨江界義兵八十名來救順川陣亦來
援故賊始退去而我軍反合力急攻則賊棄旗鼓捨
馬而走所殺傷甚多賊皆曳入故其數未及的知棄

賊器械亦多不勝記我軍死傷亦爲三十餘名而賊則過當但失許沆極爲痛惜況古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得者乎其後擒賊捧招則賊所謂副元帥(金)士龍之死先鋒(浩)總角之中九右掌皆在於是役而渠所謂某某將領亦多死亡云矣日昏時到許陣吊死而歸來本陣則大陣傳令徃依咸陣故三更始飯飯後率軍發徃時風雨大作咫尺不辨艱辛到咸從陣上下沾濕不堪其苦與咸倅坐而經宵

二十一日癸巳雨三更始霽穀昨本州居前主簿韓浩運自言與洪慶來同學甚親密請曉以忠逆使之

自伏仍入城而更無消息矣至是擒捉一賊捧招則
以為浩運入城之日直向西将臺先言忠逆之分更
說利害之勢未言汝不從吾誅戮無日正說間有嘉
山通引一漢從慶来後以劍刺其足浩運極口罵賊
至死不絶慶来送君則所斬殺云若如此言其節烈
矣日昏後賊喊聲大蕟火把照耀廵哨甚勤與前大
異而又燃火於西門㐌城内向咸從順川陣放大砲
砲聲不絶廵中軍陣哨馬来傳賊若将有来㤼之勢
時又有再昔之說破字則為三月二十一日各陣以
此尤為戒嚴

二十二日甲午晴四更後大陣連擧起火報警甚急余謂咸倅曰此必賊刼大陣也然則城內應虛及此時直擣其巢可以一鼓下城不啻為直入趙壁之術咸倅難之余與具始芳李爾部百名急往救之余則馬瘏步行而宿雨初霽雲黑月微路且泥滑難於着足自西門外從大路繞城而来則巡營陣順川陣向城放銃賊亦城上放銃砲響隶隶余在中間自分其無幸而冒死前進至五龍橋隱隱見賊徒退向東門而走直来趕上則東門外火把齊明朴儀聖根曰此似賊兵不必親犯其危余笑曰此必是朔州兵遮其

歸路而使我立功之時也一齊放丸疾趍而視之則
非朔兵而乃賊也奪擊向前攔其去路銃殺幾十生
擒二名賊不敢入城而散走時東門尚開窃欲跳入
手下兵甚零星且慮有伏而止二個擒賊一是熙川
崔弘烈爲賊選騎一是价川金允侑爲賊親騎者也
略捧其招則粮既盡之勢益窮困賊魁抄勇健軍七
百名宰八馬一牛犒之賊魁乘白馬而開東南門出
來云來納大陣聞被劫時先景則徒川橋塘報報警
而賊因放火燎幕舉火前進毁破營寨迭投火藥先
燒東南外壘數幕一時鼓噪四圍甚急將領軍卒抵

死捍禦五次輪放賊火挫不得入又向嘉定之陣嘉
定兩倅及价川倅柳士翼慮失軍粮悉力防禦義兵
將玄仁福潛伏柵後待賊幾近一齊放銃賊因退走
時陣後閭家及諸幕次賊一並放火擊殺而獨知其
爲定州官隸之出陣者則一不傷吾云尤可痛惡于
時馬兵騎士繞出城後左右衝殺西南各陣亦多來
救擒殺賊爲二百餘名逃散又不知其幾而還入城
中者似不滿百慶來爲馬軍所擊墜馬跳入君則中
九落臭云而時尚昏黑竟失幾獲之兩魁只奪慶賊
所乘之馬不勝憤痛然久不見利之餘獲此全勝亦

云可幸蓋是日之勝全賴於外壘軍之不移一步而
如安州劍手林同儀反奪賊劍刺殺賊漢云其勇可
尚生擒賊八十七名即於陣前梟首到大陣入甫令
幕始聞把摠尹叔之言則以再昨許流之戰死謂我
不即救應見汰游擊之任云聞甚驚恠莫曉其意果
如其言而不救則我所領軍之一死三傷寧有是理
十目之視安可誣也假使余真有不救之罪於其點
陟之際初無傳令若令箭之顯示論罰而只憑口傳
暗地除汰將令可異也且其校始芳亦與我同任而
置而不論獨歸罪於我彼此取捨之間亦未可知也

將令之不公私情之向隅只可付之公議而亦無奈
何矣徃問于主將親禆李舒川存敬則始荅以不知
強問則荅以主將以咸從陣之孤弱欲以游擊軍百
名添給而余則難使受其節制具則無其嫣故一汰
而一否云夜後城賊經宵喧呼余言于肅令曰賊今
受敗隊伍必未及這而且以相賊篇論之夜呼者恐
也不如及此時出其不意掩其無備之意徃禀于主
將云爾則肅令即為徃禀而主將無所荅云可歎任
君見汰故還留于肅令幕次伏承　三兒主與叔氏
十六日出書

二十三日乙未晴陪持便付家書主將以昨曉之戰
東北諸陣之不爲應援回示尚方劒於各陣盖閫外
專制之意也申後渭原郡守南錫九送善放銃手五
十名其服色之鮮明器械之精緻無異於京軍軍中
莫不稱賞賊徒自南門出送女民四十餘名及老弱
男丁六口莫曉其意而似是粮盡之致也使捕校押
過大陣大陣使兵虞侯往陣外捧招太半是嘉博之
民夜後聞兵營首校金五衛將景燁言則余之捉納
賊二名修報時主將親自削之移錄於具校始芳名
下云故不勝恠訝招問巡撫營書吏黃楧則果如是

矣余之此行情地異他而萬幸千若幸而捉得者始旣懸錄暗地黑削而移與他人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究其用意只自憤迫卽往裨幕問于李存敬則答以戊申之例斬級論賞不過二疋布矣旣非巨魁則於君無益在始芳有效故如此云云其游辭粧撰昭不可掩事已如此末由強卞忍痛含憤而還歸成一律其詩曰

枕戈負羽經冬春　何事男兒淚滿巾
寒雪驅風因覺夢　清宵步月倍思親
新安城外長時客　元帥營中一葉身

自古英雄編隊伍　功成他日畫麒麟

自肅川內衙造送单袴单衫襪三件衣書問故即付答

二十四日丙申早陰暮晴賊徒於城上示青魚數級未知從何所得也追後聞之則乃是未刻者而佯示有通外之路故也付書於巡幕成叅軍

二十五日丁酉晴鄭義鎮連日往守碑閣所來傳賊率徒黨張司命會于西將臺張樂巡城至北將臺轉向東門內更無見形云

二十六日戊戌晴鄭義鎮往五龍浦埋伏矣賊徒自

南門呼義鎮問日前所出男女之生殺與否故渠荅
以己為放送使之各歸其家云則賊又開南門出送
老弱男丁六口女民一百三口義鎮押来大陣故男
則捉入盤問拘囚女則自陣外如前押送於陣東箱
遠處一一查問則賊粮幾乏迫喫曲子云矣錄其居
住放還歸家皆是嘉博定村嫗而其中二名則嘉妓
也虞侯猛杖押送于該倅詐其中又有城内居兒年
近十五歲者余問 亡兄靈柩消息則一如三弘拓
矣日暮乃還
二十七日己亥晴賊徒自城上投御賜花而曰此甬

國之物也多發口不可道之說憤惋不忍聞松京富
民駄送醬藿繩鞋以補軍需之資
二十八日庚子晴鄭義鎮在碑閣後前主簿韓浩運
之子孟麟欲尋其親屍畏賊不敢近城悲號彷徨義
鎮憐之使哨軍謂城上賊曰韓某忠節雖汝凶賊亦
應知之今具子来尋其父屍汝具給之良久賊自城
上呼曰我不放丸入此持去義鎮使浩運之子披髮
呼哭于南門外則賊指示其處而單身難以運出適
有摠軍負機者義鎮諭使負出置碑閣前指揮収斂
見者無不義之義鎮常着紅甲出入城底畧不畏懼

賊亦壯之稱以紅漢
二十九日辛丑早晴暮雨午後書狀一行過去以東
北木栅稍近外壘退樹陣後岸使銃手擺列于栅內
四更後陣東門外撥軍夢魘夜驚
三十日壬寅晴陪持回伏見　三兄主念六下書
四月初一日癸卯晴自巡撫營軍中所用藥物專撥
下來許沆死後因大陣及監兵營報聞廟堂回　啓
自　朝家特贈三道水軍統制使仍爲錄孤旌閭令
知製　教撰進祭文使灣尹致酹於歸葬之前以示
拔例褒奬之典京居前郎廳玄烜送牛十隻北魚一

百級前萬户趙悳送牛二頭松都人白思日持牛五隻醬饌二駄甘藿一駄繩鞋一千部來納大陣以助軍需之用价川倅送南草二斤伏兵將閔令修顯患癘可念以親裨俞先達迴源差其代迴源自前主將時來留者也

初二日甲辰晴義州府尹趙興鎮謄報内鳳城將福寧領兵出來與副都統留中江越邊之由已爲馳啓爲白在果有 都統之來留爲日已久則其在接待之道宜有勞犒之擧是白乎白固辭不受累請未果而一次相逢請安之後亦不可晏然坐待故臣優備餅果酒饌

當日辰時量馳往中江此邊越送軍官訓導等勞問饋遺則稱謝不受是乎白縷總請姑為領受故更使訓導傳語曰今因定賊之尚未破滅以致貴位之久頓風露歎愢之極還切不安從騎等處一欲犒餉幸勿過辭特許受接云爾則答以俺等此行承皇旨職分事不必過加憂念且再賜勞問已極感謝犒餉一款尤不當擧論而但馳走皇城時日為急如有真的賊奇必以文字馳通為望而又言於訓導曰雨後江干風日不順即須還次俾安此心為幸等是乎以臣仍即還鎮縁由云云啓持回伏承 三兄主晦日下書

初三日乙巳晴雞鳴後朔州府使尹鍛東兵虞候李薀中哨哨官孫泰永義兵將宋之濂伏兵將文永喆泰川縣監金見臣火砲次知金仁煥率管下兵合攻北將臺始填土之役肅川府使李儒秀嘉山郡守鄭周誠倡義將張洛賢伏兵將俞迥源金志煥率管下兵合攻東北面余亦率搖土軍偕往東北面始搖土之役器械不過四五座輪牌而已其餘西門南門則使博川郡守李運植馬兵哨官李基鼎禦賊而小西門則又使咸從府使尹郁烈義兵將鄭來鳴率管下軍以油釜置車上驅入門底欲為火攻而未及城三

四十步顛覆坑坎仍為破碎徒傷我軍竟不成事退軍而輪牌一座未即輸來為賊所奪云北將臺與東北面則終日赴役窮寇死守矢丸如雨兩處軍之為賊死傷者合為數十餘名矣自此兩處即留經宵攻城

初四日丙午早晴夕雨輪牌次次運入摇坎之際輪牌盡為折傷故勢無奈何不得已姑為停役矣朔州府使尹令及孫先達泰永使將校來言今既停役則摇軍與器械暫為命借以待邦中更役後還送云故嘉肅兩令即許率去余言我刀他鞘似不還送云云

則肅令曰掘坎一也我既停役彼云還送則不必難

之云仍令章去而余則竊想事勢終不如不借之爲

愈矣自大陣令以輪牌折傷旣已停役則姑且還陣

故與肅令來留大陣外壘付家書

初五日丁未晴風寒與肅令往嘉山陣修造輪牌而

比大陣所造稍變其制爲具便於運用也見巡撫營

傳令則京畜民願納軍粮代錢八百兩送付箕營待

陣中所用策應云又以一百緡錢送助許沆矣需兵

幕閔郎麗發一書問卽付答

初六日戊申晴霜風寒馬兵砲手各十名加送壹城

嶺伏兵處東路伏兵將元永貞捉納踰城賊一漢取
招則日前又殺八匹馬犒餉軍粮幾盡以荒祖一升
三合曲子一圓每日分給守城賊徒爲三時之食賊
魁家率留置于西門内李瑾家君則廿二日之戰傷
鼻調治於琛家履大處於東閣云自大陣送牛五頭
錢五十兩于北城役軍處犒餉安州牧使趙鍾永爲
勞問淸兵往還中江之路歷大陣而去與肅令往嘉
山陣監造輪牌而還傳言凞川又有火賊之處倉穀
盡數奪取而去云一陣無不喪膽矣追聞之則乃寧
遠郡守柳基恒以移粟事至外倉不通本倅打破倉

門收取穀物則本邑中軍發軍急往故也
初七日己酉陰風寒平安監司移文廟堂草記内安州幼學林之煥賊變之初自願赴陣爲賊所捉奮罵不屈終至死節事 傳曰臨死不屈其凜然氣習足以驚賊膽而動耳目令廟堂即爲稟處事 命下矣之煥跡本韋布世習忠義亂起之初奮然赴陣身蔵蟣丸之書躬蹈虎口之危爲賊所捉百般脅降而植立不屈極口大罵鉅觧何畏之語甬罪彌天之説使人髮竪氣湧而況臨刑大呼謂當上見天日仰卧不伏踢倒賊徒就死之後怒猶勃勃至於三四翻身而

乃絶邑屬站民目睹光景莫不稱壯道帥臣之啓
聞且詳而　判下十行褒嘉鄭重有可以死固無憾
聞者亦冷林之煥特　贈兵曹叅議施以旌閭之典
仍令道臣存問其家如已過葬厚給奠酹之需云云
自巡營送軍官犒饋於追付倡義人等四十三人與
肅令往嘉山陣監造輪牌而還嘉山與定州合陣故
前日知面官隷之幸免入城者來見故不勝憤惋並
爲驅逐見定牧林兵使載洙丈所佩之劒則劒光閃
閃恰如秋水異而問之則荅云其先祖忠愍公布衣
時在忠州有近處池中青蛇傷人故親往殺之視之

則乃劒也而刃根書林將軍劒四字如此而得者合大小二柄大者置家小者佩來云云拔而視之果如其言豈不異且奇耶眞所謂神物合有時也中哨差官申命烈及牌頭皆以病死

初八日庚戌早晴暮雨輪牌告成故開門後與前日諸將領赴役於東北城者各率管下兵又往始役而其役事之浩大防賊之勞若不可盡記是日之役我軍之爲賊徒銃矢死傷者八名矣嘉肅而令送校還覓搖軍則果如吾前日所言刀鞘之說而且云何處非 王事何處非攻城云云而不許故又送校請還

搖軍器械則又不許送鄭丈發憤往見泰川倅請傳
令於留鄉得搖軍火速馳送之意得諾而還召募将
李時復趙哲鎮率管下兵來赴自此又留經宵距城
不過七十餘步而未設營壘多有出刼之慮矣
初九日辛亥晴嘉山　贈兵使金大宅之子趾屋為
父報仇率奴子一名來赴本陣嘉山前正郎金錫泰
官軍犒饋次牛二隻來納定州居人慶尚都事崔大
寔成均博士朴榮顯幼學白翕煥鄭顯模尹宗鉉及
故主簿韓浩運之子孟麟亭邉金九章宣川倡義士田
芑顯率十九人自願赴陣云摠戎廳別破陣金興大

吹手洪守寬訓局牢子崔怏文別騎隊金鼎三御營廳輜重軍車福起松營騎士張冝璉俱以病死云慘惻慘惻終日之役不過數步而我軍死傷者五名矣日暮後自大陣送傳令使肅令晝則赴役夜則還陣以外壘空虛故也摠戎軍十名自泰川来赴聞白慶瀚於二月初被殺於賊徒云慶瀚即定州人而白都事慶楷之兄也正月初為賊所石入於城中後以大陣通謀之罪斬之云

初十日壬子早晴晩雷雨付家書摠從之始幾至三四日而以輪牌居前掩身次次運入至距城三十餘

步之處等所掘之土植長木内着泥土又以莎草作
砲穴高可為七八丈以臨賊城放銃傑賊下鑿土窟
董容二人匍匐出入窟裡晦冥晝夜明燭具攻城之
難可知也自宣川府捉送出城賊徒四漢故盤問後
自大陣赴役於杻城使之招出脅從守城者
十一日癸丑晴午後大雨雷於城中而遠不及數里
許連董掘役而一日之役不過五六步矣肅令往見
北城役處而來兩處軍卒之中賊丸死傷者合七名
日昏後與肅令偕還大陣陪持回便伏承　三兄主
初五日下書

十二日甲寅晴開門後與甫令偕往東北掘土處而軍粮乏絶軍竈未炊不得董役渭原砲手一名中丸即地致命東門外無頭賊二漢臭惡不忍見故使哨軍埋置甫川諸民送牛二頭故犒餉軍卒

十三日乙卯陰雷雨軍粮尚不来泊士有飢色多有遑遑之狀極為悶迫自大陣送錢一百四十餘兩於東北役處每名一錢式分給於役軍而日後受粮時以二升米還納事傳令来到故分給軍兵則皆不願受蓋此時米一升直錢一錢七八文而此則以一錢代米二升故也雖欲以具意還納而人或謂將令不

可還収故不得已留置而軍兵則不食矣飢渴之徒
強令赴戰實爲務僉主將使馬兵哨官李基鼎牽馬
兵騎士六十名與金先達禹鍾韓僉使令琦往守堂
蛾嶺

十四日丙辰晴運粮船七隻無事到泊於將軍臺下
萬萬大幸賊徒知我搖土築土之役亦於城內樹木
柵懸防牌上設砲樓狀如懸題牌而北城同然但北
則比東加築石城六七間於曲城之內矣嘉倅報請
藥丸於大陣而不許悶切悶切與肅令日昏後還到
大陣肅令自夜重痛相依之際萬萬悶慮伏承

兄主初六日下書
十五日丁巳晴肅令之病一直無減主將使把摠尹叔處往設開門後與尹叔往于役所董飭堀役距城不過十餘步而外遮輪牌內築土樓賊九鎗猛烈出入之際軍無中傷之患可幸窟穴相距之遠近爲六七十步而入其深則冷氣逼人如非堀軍則莫可奈何與尹叔日暮還陣則肅令之病少有差道極爲多幸陪持便付家書
十六日戊午晴曉又與尹叔偕往董役午後往北城與諸將寒暄後深入窟中詳察掘土之形所餘無多

其設施之壯役事之大無異於東北而摠軍則是前
日熟面者無不納拜欣欣然申後還東城終日所摠
者爲五把溯川人咸義衛李義兵五十名来赴而自
大陣又送東北攻城處矣日暮後與尹叔同還大陣
甫今之病漸差無異如常甫衛李碩士儒翊送二斤
草有書相問甫今之庶弟也即付答見五魚書付答
伏承　三兄主初九日下書
十七日己未早大霧晩晴開門後與甫今偕往董役
北城因早霧揚言踰城賊徒不敢露面以火藥聯火
投下者爲四五次幾費數百斤矣飯後爲破賊城防

牌試放大碗口則難以指的或中城堞或中城廓之
際賊丸雨下余亦中右股而不至傷膚衣重甲故也
北城役軍則自大陣有勞犒之舉而東北城則南北
寒塞士卒多有怨言故嘉肅兩令各出牛酒以犒夜
後月色滿空烏鵲南飛適有嘉山郡方丁得者善彈
琴吹洞簫故仍招陣中能歌者吹簫彈琴唱而和之
悦然有赤壁鷄山之意賊之守城者自不禁故園之
情因呼我軍曰汝何作楚人之聲亂我心曲云云故
又使人颺聲以理責之則荅云各有主將何敢聽汝
如是之時洪總角者廵到城上百般詬辱不勝憤惋

而釜中之魚亦可一笑也伏承 三兄主十四五日
兩度下書
十八日庚申晴風夜雨渭原砲手砷殺城内一饁婦
自初攻城之時無論官妓村女亦皆登城詬辱裙包
石子投之擲之火無畏㥘之状尤極憤惋搖役旣至
城底將卒無不欣悅相賀晡時火藥五䭾自大陣送
于北城故問之則北城之役先已告迄云盖北城則
先東城五日之役而東城則纔半日亦可告功矣安
州首校前五衛將崔鎭一募得銃手三十名來赴本
陣初昏後自大陣暗令各陣整頓軍馬以待北城子

時火起先登賊城者當以首功論云捉賊取指則賊
情一如前日諸賊之指而本州使令與同者初以賊
吹手往于亘郭之戰賊徒見敗之後來赴於本牧隨
行使令之役前月念二日賊刼大陣時還入城中無
論大小官軍虛實言於賊徒賊魁愛而置傍云聞不
勝憤惋而盖本州所謂別義兵皆是爲賊心腹敗於
清北諸處未及入城者徐春輔在任之時並付於玄
仁福所領之軍名之以別義兵心護賊黨而爲勢所
拘逃遁不得遲勉從役者矣然如趙永煥趙永麟之
斗酒迎賊金養直池躍龍之錢米助粮徐宗天金南

楚輩之或為賊招賢將或為賊都指揮使十日之所睹諸賊之所供而猶能免誅戮奚獨一與同也哉憤惋憤惋

十九日辛酉雞鳴後小雨旋晴自夜半使哨馬絡繹詳探北城燃火形止則先布瘦糠次布藥艾上置火藥一千七百斤以竹筒插于火藥又以火繩納于竹筒中燃火於藥線封其窟口諸軍皆遠避數百步之地以防城拆頽壓之患云云故諸陣齊整隊伍各持兵器以待北城火起及至天明藥線始發聲如地震一陣黑烟騰空而去北城三四間並與賊之木柵即地

翻覆俄忽之頃城石之其大如籠者飛落五六十步之外賊徒之守城堞者亦皆或燒或壓渾在土石忽無形影儘壯觀也東西北近城之賊鳥駭獸竄奔於新築之城肅令麾旗嘉倅撥梓余及諸將領大驅軍兵直至城底着建五座雲梯爭先上城賊徒城上放丸我軍之中而顛仆者八九名矣余則衣重鎧持長鎗從東城冒死先登壯士軍官金龍孫吳致道召募將趙梧鎮亦次第從之大軍隨其後賊皆起于北只有四五漢措手不及被余一鎗刺倒于地即斬其首于時北城之賊猶作防禦之勢諸軍之自東先入者

弓銃齊發并力攻逐城北大隊亦一齊援登其首先
登城者孫綦永宋之瀛文永喆三人東北兩軍後掩
前襲賊徒始乃四散遁走東城則開東門拾菱鐵招
馬軍北城則開北門撤拒馬招各陣諸軍躍入乘勝
長驅鼓角齊鳴聲動天地席捲竹破莫敢格者諸軍
先向西將臺則賊魁猶率數百軍屯於稍高處抗戰
以銃手善放者直前輪放則賊不敢支走向南門虜
來禧著被斬於巡營軍及義兵將咸義衛之手洪總
角金履大李琛林溶尹彥夔崔致鍛楊時緯輩皆活
捉而其餘生擒斬馘不計其數賊徒之奔出南門小

西門者博川巡中軍陣截其去路厲聲就縛則皆失魂喪魄或坐而受繫或延頸就戮無一漏者(禹)君則(崔)甭倫甭恒三賊莫尋蹤跡被斬在逃未可知也方余之先入城中也為捉獲大之計草身馳往東閣之際從捷徑入公須則方設朝饋杯盤狼籍有一大漢頭着驄巾前置一戟而坐余向直刺其心胷則却被閃過反執鎗桿多般乞生奪而刺之縛問居住姓名與任掌則乃安州鄉人(安)千甲為禮房者也追聞東閣無人不果入直向(崔)大抗家則只有數三女人而大抗則不在還向西門內(李)瑾家為是賊魁所住處

而又己空虛矣聖根長尾三孫入城之初並皆相失
未知下落為慮不細而斬獲賊徒數旣影多獨自管
領方切為慮遙望山頭黃旗一面分明是我軍所住
故急往視之則乃嘉山甫川朔州倅之登高指揮者
也仍付托所獲擒斬又往大坑家則始來在矣以槊
洞刺斫為兩段日夜切齒之餘小雪讐憤快哉快哉
奴僕等此時來會驅所斬擒之賊來納于大陣生擒
凡十三斬為四級所棄器械則鳥銃三柄長釰四柄
槍弓等屬難以枚擧生擒賊中某某頭領如左翼將
善騎將之類也轉眄處有器用之眼熟者使僕奴輩

搜見則官衙所在之物坑賊渠自偷取者而有若干
書冊簡札及冠服板之屬矣無論兒弱老少男女各
陣之來納者不知其幾千而其中女口與男十歲以
下兒弱一并放送餘皆誅戮與戰時亂殺者合以計
之則數為六千餘級之多矣積尸如山流血滿渠以
王師許久暴露之若一舉而蕩其巢穴豈不快哉此
莫非 王靈攸曁羣情莫不蹈舞抑余則竟憤之私
倍異他人而幸隨諸軍之後目見掃平之舉亦有讎
賊之手自斬馘者而今以後少酬 老親當初乞兵
之志粗遂自己來時効力之願其所扶活尤不可言

申後自大陣修報捷書始喫朝飯又馳往小西門外
欲尋 亡兄殯所則舊墳新壠纍纍一北可悲泣彷
徨莫知其處還入城中與嘉肅兩令日暮還陣主倅
率管下兵仍留陣城中夜付家書於陪持便
二十日壬戌晴曉送三孫於安營付書於邉君范老
許與嘉肅兩令由東門入城至碑閣所下馬碑閣是
壬辰倭亂時 宣廟駐御于府民卓龍漢家而記事
立石之處也使聖根輩於城內廣探 亡兄殯所可
問之人爲訪玄仁福高漢燮由北城出徃西門外主
倅所住處主倅方役京觀其所瘞殺爲七百餘名矣

且斬且瘞所見亦可扶活又使玄高兩人同探殯所
消息余則轉往小西門外小頂聖根來言退妓巫玉
隨往於出殯時云故即使招來問之則自言渠家居
在官門至近聞其運出靈柩故急往視之則只有三
漢雇軍奉而出去故隨後同去目見其成殯終始云
仍指示其處巫玉即先仲所眄而　亡兄病患時侍
側救護者也事當即地啓殯而無侍柩之所只得着
審還入城中把摠尹叔與敍三將領爲觀城内而來
京軍則初不赴戰故也相與敍話之際嘉甫兩令又
到言今日則主將宜入城中巡撫居民奉審　殿牌

與　聖廟大餉士卒而乃反以二升米十三文錢分
給軍兵而即令解去軍中無不駭歎云矣嘉甫兩令
亦各歸其邑累朔同苦之餘别懷難言而浩然先歸
還切健羨周寓客舍與校院則　聖殿門戶盡為破
碎祭器齋服等屬散亂前階階上階下腥血狼藉蓋
城陷初賊徒之隱避者無知官軍亂行誅戮故也新
安鳳鳴兩院亦然西門內社壇傍東城隅武庫後有
累累新塚此則賊徒頭領之病死者所埋也西将臺
則屛帳鋪陳及旗鼓鐃鈸無物不有又有慶來之題
咏懸板者此則終始為賊魁所處故也申後還陣營

十三石分給於京軍等處各陣次營發程余則為
亡兄返柩落後甚悵且聞　上候既平復賊徒又勦
滅此時不可無相賀於主將故往見親裨柳德源丈
僉以此意轉稟請見則又不許之極可怪也留宿尹
叔幕次雞二首糧饌幾許下隷二名肅令為余留置
而去可感可感
二十一日癸亥晴早朝賊魁慶来禧著首級蔵于木
函送州假都督領大嘉山假倅彥變賊之先鋒總角
北城将時緯四漢具格送将校押上王府都監執事
李東穀領去尹叔倅得身恙危甚不勝悶慮以肅令

所給雞二首爲尹叔調補之資早飯後雇出木手二名往于小西門外造出運柩之具日暮還陣尹叔之病有差減之意夕三孫持余衣封而來兵使申丈及閔道以邉范老並有書

二十二日甲子晴早往小西門外又治運柩之具午後主將率馬步軍始入城中少憩勞徠堂即爲還陣尹叔與余二斤草五条晡日暮還陣別价川倅价川倅送卄緡銅是在京時所貸還報者也昨歲所着之衣今始換着狀免饑虱之苦

二十三日乙丑晴付家書壯紙十四丈貿用於訓局

書字的金鎮元處鎮元與余五饒燭具意不偶早往
小西門外造祭廳與所留之幕日暮還陣尹叔與余
三饒燭余請得油芚一部爲覊逗時所用也
二十四日丙寅晴午時後大陣班師拜別尹叔及諸
將領去留之悵如何可言鷄鳴後往小西門外本牧
佯問將饋上下朝夕飯及祭奠勤意可感而不欲復
食此州官供若辭不受則自官只饋飯於下屬余則
寄食於玄仁福家仁福之家是將軍臺南云矣飯後
出殯停柩于祭廳拭棺視之則長廣果合而地板亦
着漆矣蓋此道土俗爲上地氣易朽之計地板則初

不著漆云然棺上既不書銘旌矣愼重之道詎棺富之上下衣裳及帛時所着青木道袍之爲倒衣者一一符合且聞聖儒言則隱釘之某邊芽幾者虧傷補空云而少無疑慮矣一聲長慟心骨俱碎悠悠蒼天此何景像以吾 兄深仁厚德廼至於斯耶盖棺結裹待曉將發之際龍川府使李永植宣川府使金兵使丈儀爲別廻撫中軍而來歷慰暫話而去龍倅送二十緡銅宣倅送十貫錢以助盤纏可感禦營藥房李主簿桓圭送三種丸藥而去羅陣旋師之後滿城寡女號哭叫呼往往有積尸叢中擇去尸首者雖是

同族之罪所見則慘矣且有斬首而未及盡斷者匍
匐膝行轉到小西門外突地呪聲亦不忍聞而此中
經宵令人體栗
二十五日丁卯晴曉陪　仲兄主靈柩倅別主倅而
發賊旣滅矣鄭方還矣自今日始脫饉地生死快活
如何可言行到納淸亭即嘉定接界也嘉倅鄭丈定
將校率軍人出待矣又到邑店則茶啖與上下朝夕
之供自官精備出送自昨年成服後始行上食矣悲
慰倍切夕飯后訪見主倅因與作別夜深後俞先達
順柱來見是亦在陣時同苦者也其日行六十里

二十六日戊辰晴風曉發路逢金先達禹鍾兄昇下
馬暫話而別行到清川江在安州玄武門外則邉范老出候
津邉暫話後並轡到安州南門外店舍則兵使申丈
及五兼出来相慰朝夕祭奠與上下之供自營出送
矣其日行五十里聞君則甫倫甫恒自龜城府捉送
兵營而押上王府云三賊於十九日之戰自南門外
雜於民兵晝伏夜行走至龜城君則妹夫家款接留
置暗地告官竟被所獲云閔郎廳道而亦来見
二十七日己巳晴入衙拜申丈而来營奴邉鎮元兒
名佛伊者 家親亂初来赴兵營時多有効勞云故

招見賜顔與范老及鎮元同宿是日爲治行具而留
申後价倅士巽以檢官出來來見而别池把摠貴男
來見
二十八日庚午雨又留主丈送百緡錢爲治裝行之
資可感可感伏承　三兄主廿三日下書付家書
二十九日辛未晴早發到楓川院在安肅界則肅令㢮校
吏韋搢軍使之顔待矣吳先達致道亦出來待候是
亦在陣時同苦者也又到五里程邊袁人箕煥李碩
士儁翊出來迎慰下馬暫話朝夕祭奠及上下一行
自官供饋夜與肅令聯枕是日行六十里

五月初一日壬申晴為治行留宿又與肅令聯枕
初二日癸酉晴出貰馬四匹給價七十二兩雇人夫
四名給價二十兩兵虞候李檣自迎營来到是邑穩
話而別行具與盤纏廿緡銅自官備給又以一隷随
行護表至意不可忘宿于下處付家書
初三日甲戌晴曉別主倅内外發行至順安中火到
浿營朱雀門外止宿貰馬力弱前路尚遠狼狽丁寧
故又貰出健鬣二匹價為三十兩矣其日行百里
初四日乙亥晴訪見戎叅軍於幕府饋以飯饍以草
作別出来則自上營精備祭奠出送又使營校護送

津頭越大同江可感未至中和五里程爲驟雨暫憩
見一女人行止極殊常故入店舍捉而視之則乃宣
川妓物捉送本官使之報營還送該郡主倅趙弌先
以倅問又即来訪朝夕茶單及一行供饋自官爲之
又以十兩銅爲贐夜别主倅於衙中
初五日丙子晴曉發到黄州中火徐郎廳心輔出来
暫話而使營隷雇人夫須待於洞仙嶺爲丧行從後
之道可幸營奴北迷以酒来饋而去夕到鳳州主倅
出来訪見朝夕茶單與一行之供精備出送又以十
兩銅一貼脯二斤草爲贐止宿於店舍其日行一百

里付家書於主倅家便
初六日丁丑晴早發到釼水店中火又到瑞興主倅
李丈来訪穩話朝夕祭奠與一行自官供之矣夜入
衙作別其日行八十里
初七日戊寅晴曉發到葱秀中火行未及發而自瑞
衙專隷追送六緡銅於五十里之地勤意極感夕到
馬臺店止宿其日行九十里
初八日己卯雨午後冒雨發行到餅廛站聖儀之子
冠玉者持余衣服而来伏承　三兄主初六日下書
此最近信伏慰伏慰為通行期請息息送三孫而付

家書與長湍龍頭等處日暮仍爲止宿其日行四十里

初九日庚辰晴早發到吹笛橋(在松京)店則金虞侯宗珣及朴書房履憲設奠操文出來預待矣相與穩話金則自前親熟者而朴則在陣中同苦者也中火臨發之際長湍金碩士元植伯春甫委來暫話相慰而别伯春則金郎仲禮之兄也而仲禮則將直向京第故今則不來云夕到臨津則叔氏先已來待矣入店舍奉靈柩相握一慟仍爲同宿其日行一百十里

初十日辛巳晴早發到細柳店(在坡州東)中火踰惠陰嶺

去京不過五十里遙望道峰三角當面而出自不覺
欣聳之心而赴家之思益以促急矣又到弘濟院則
三兄主又來待店上矣因傳喪路次相握撫柩一場
大慟到此情理又何可言始余西行只有有死無生
之心而幸而安歸兄叔侄復得相會實是望外若
使吾　仲氏英靈有知慰悅歡欣幽明何間而冥漠
無應益切痛迫直欲籲天而無從也少憩後又發申
後奉柩于南門外依幕所仲禮亦來其日行一百里
仍即入城到家復對家人悲喜交至而死地生還未
能即拜　老親悵缺躁鬱尤不可堪蓋自喪亂之初

至今凡六箇月為日百四十往還道里三千餘略記
其聞見所經如右而事繁精短漏萬掛一其情迹之
悲苦閱歷之艱險覽者詳之
大抵此賊之處醞釀蓋久矣上而怨懟於　朝廷
之不許清班下而騷亂於營邑之不善撫摩包藏
禍心積以歲月而近又因天時人事之疑訛滋蔓
小大憂遑遂乃嘯聚徒黨打成窩窟盤結遍于一
路機謀決於不日始自嘉郭定為之倡馬晋處生
肘腋所在稱亂智不及謀勇不暇施如宣川鐵山
亦莫不各有內應終至於列郡連陷舉國咸撓求

之於古綠林黃巾無以過之第緣昇平日久文恬
武嬉 王師久暴於原野生靈幾陷於塗炭何幸
天佑 宗祊醜類斯獲而其為禍害於西關則將
不知流到幾十年矣且於亂平之後取見其賊徒
之獻策者則直到京城放火門外乘機作亂其一
也用夜縱火於大同館在平壤城內因其救滅就殺道
臣割據浿西其二也先據清北固守根本次帶後
圖有若關中河內然者其三也而乃其所為出於
下策則真所謂黔布之無能為矣 邦國之幸豈
不大哉其某某渠魁居住與任名則慶来龍岡人

禧著君則彦爕嘉山人昌始總角（一名二八）聖新（田姓）郭
山人齊初价川人甬倫嶺大定州人聖瀚（鄭姓）敬行
復一鐵山人時緯平壤人士龍泰川人文齊（劉姓）奉
寬（崔姓）宣川人處來為大元帥士龍為副元帥君則
昌始為謀士齊初總角為先鋒禧著為窩主時緯
為副將嶺大定州座首而為都督魚牧使彦爕嘉
山座首而為郡守聖新郭山中軍而為郡守聖瀚
敬行前啣營將而一為龍川府使一為兵馬都指
揮使復一鐵山假倅也文齊奉寬宣川留營將也
甬倫主管將也餘外頭領之若左右翼將親騎選

騎將之屬幾皆定州人而姓名不可枚舉因總書其槩而列于末俾便於後日考閱云

兩西巡撫營曉諭文 正月 日曉諭城內居民

噫彼凶賊貫盈之罪尚忍言哉始補採金而嘯聚作黨終因荐歉而誘脅為羣以綠林黃巾之徒襲青袍白馬之跡猖狂呼吸驅生靈於塗炭和應締結補干戈於昇平殆同潢池中弄兵何異畫棵上哺雀哀彼無辜之平民橫罹鋒鏑之奇禍啗之以利脅之以勢其不應者幾何避不得免走不得生蓋勉從者以此豈昧順逆之大義實因饑寒之逼膺

朝廷特念吾民倒懸之危爰有 王師出征之
命招集流民而秋毫無犯誅止巨魁而脅從罔治
聖有恩言丁寧告誡惟余自受 命以來夙夜憂
懼恐付托之不効激勵士卒誓一鼓而掃平賊
之心同然孰不飲血而流涕秉彝之性共得皆欲
食肉而寢皮嗚呼今以區區一片之城敢抗堂堂
百乘之卒勝敗利鈍之勢不待蓍龜而可知忠逆
死生之機迫在呼吸而已判洛爾城中大小民人
等不論其已往之罪欲覩其將來之善故茲以曉
諭早圖去就免被黨賊之律還為歸化之民願從

王師者從之願去歸養者去之如有藏賊來獻者
則記功一等須悉此意城陷之日俾毋後悔於戲
而覺今悟昨之日實轉禍為福之秋今於告諭之
後一向執迷不即歸順則不恨不赦逈受顯戮余
不食言爾其勿疑　王師下來時道聞傳說則鄉
兵之赴陣者不知　聖教之截嚴或掠閭里或焚
村落云尤極慘然凱還之日吊其死恤其生使之
各安其業並為知悉

擬供草

矣身鎮極無狀世受　國恩區區願忠之誠常懷

死報之志是白加尼不幸辛未十二月十八日夜左兵
房軍官白宗繪来告南門外鄭晉僑為名漢有殊
常之跡云故留門挺入達夜窮覈則乃其潛通賊
情者也即為具格嚴囚報營次出草時已天明即
十九日也郭山官吏李鎮岳急来告夜半賊入執
捉主倅結縛拘囚之狀故為先急報兩營一邊開
城一邊傳令各面徵兵一邊聚會城内吏民則内
自校卒吏隷外至民丁已皆隱避見存無幾又令
點檢軍器欲使分援則不待節制已自擅取精銃
各歸其家一無登城者是白乎所矣身猶不知擧一城

內應之情迹意謂不教無制之類身先倡之則庶可以安集保守是可毛只以若干校卒躬自巡審城樓排張旗鼓設爲守城之計則目前佯若擧行是如可力爲候已逃避是白遣當日午間郭山郡守李永植脫身徒步來赴矣身處略說賊中所經之事仍卽發去矣身之設施先景永植亦爲目擊是白遣如是之際內應賊徒打破獄門解放鄭賊而追後聞之乃是外村民崔甬倫之徒是白遣日晡時諸校一時進前其中執事李琛者聲言義州回還陪持持賊檄來仍請到付狀蹋印矣身憤不自勝心膽欲

裂手裂其紙拔釖欲斫則閃避衆中因忽不見喝
令捉入一無應者又令捉入陪持亦不聽令而校
御吏隷之屬面面相顧揚言曰事到此境惟當順
之而已城門閉之何為旗鼓立之何用云云終日
指揮命令不行脣焦口燥號呼不得是白加尼夜將二
更時南門火光照耀喊聲大震城門開而賊已入
城矣一城之內肘腋之下無非為賊内應是所乎矣
身更手空奉勢無奈何到此地頭惟當以死報
國兪除良且已年迫七十豈惜朝露之命而愚迷之
見窃以為與其倉卒徒死無寧乞兵討賊以効萬

分一竭力勦滅之義故闖出東門直赴兵營是白齊旀
亂出之日先慮符信而尤謹防守印信段納于肩
袋而帶之日晷後爲各面更促徵兵傳令成貼而
出之矣此時衛軒之上校鄕吏隷之子生面無賴
之輩或執銃刀或持鎗鋸左右橫行叱退不去成
一亂擣轉眄之間印信忽無去處是白遣兵符段重
繫絛帶緊佩內衣襲着上服矣上馬之後以手採
之亦已潛剽是齊所此時隨行官隷只有吏房崔大
玩及其子執事致殷而已而或扶矣身之腋或攝
矣身之衣若將有衛護之意兵符之失必在此時

而明是此漢父子所爲遣是白赴營之後乞兵于兵
使則默無所答而再次請見則又以紛擾不許翌
日郭山郡守李永植亦來到故矣身又要轉請同
力出戰則兵使又爲不許其時兵營徵兵不至則
雖欲借得其勢未由而矣身若終不得兵則雖單
騎赴敵期伸志願矣矣身就 拿之行發於二十
八日官軍出戰之擧在於二十九日則矣身雖欲
効戰亦無奈何有懷莫遂以至於此討賊之志無
地可明失守之罪自歸難遣是白如乎 淑問之下云
云

兩西巡撫營中軍兼先鋒將平安道兵馬節度
使狀 啓
前宣傳官李容鉉自願赴戰持本道觀察使關文
昨日來到許付本陣是如乎當此齊討之日李容鉉
之奮發忠義仗釖西來誠爲嘉尙是乎等以緣由馳
啓 傳曰允
備邊司 啓曰捕廳因推罪人(午)五壯以無根着
之常漢庸賃資生偷竊見逐乃於流離轉丐之際
敢生窮凶絶悖之計變改姓名爲李仁成自稱
誑脅村氓要索衣食及其執捕譏問之際

初以謂沁都素居之民推捉隣里查問根脚則其
爲高陽千哥子的實無疑前後情節綻露無餘究
厥心腸萬萬凶惜(俞)漢淳本以永柔之漢出沒京
鄉或托迹緇徒或假稱緇衣奸狀綻露至於白翎
充軍之境而及其蒙放之後逢着賊魁(金)士龍於
永柔聽其慫慂之說受其資給之物潛入京華欺
人取妻爲賊耳目窺偵事機或付榜於南門或揭
書於舊壯勇營大門以爲煽動衆人之計仍爲探
問官軍消息往傳宣川賊巢復受士龍之指使再
入都下出沒於宮城咫尺之地爲營門譏詗之捕

而行凶情節一一吐款今此兩賊之罪俱是罔赦
當日內以右營大會民人於沙場梟首警衆事
傳曰允 壬申二月二十一日出朝報
備邊司 啓曰龍鉄破賊後自本道搜上賊徒文
書而其中有京居韓基朝呈單於賊魁者滿紙辭
意無非絶悖凶言至以聖明日月上帝眷佑等說
稱道賊魁又有生民倒懸舉世思亂之說其窮凶
不道與文亨無異而以都下衣冠之民投入賊中
作凶書者罪浮於文亨令捕廳裝捕嚴覈則不待
加刑無辭遲晩出付廵撫營大會軍民梟首警衆

何如梟首 傳曰允 同日鷺梁汝揚 四月初四日出朝報

備邊司 啓曰自願赴戰人前宣傳官李容鉉斬賊四級擒賊十三名出身金禹鍾斬賊八級擒賊二十四名李容鉉即李。。之子金禹鍾即金處漢之子以其父身犯死罪自願立功以贖父罪往屬于巡撫大陣每戰居前所獲甚多蓋李。。則失守棄城罪合一律而旣為往依於節度麾下則與逃走有異法無必死之文金處漢則若使巡撫早即出師則必當梟竿已久而今旣轉到半載迄未究竟且援以戊申金重器之例不無罪同律異

之端况今兩囚之子冐死從戰斬擒不少乃以是
乞贖欠罪比之漢緹縈故事原其心迹實無異同
李。。金處漢特貸其罪遠邉充軍何如
傳曰允
禁府李。。全羅道長城府金處漢慶尚道清道
郡茇配 啓 傳旨允下 六月十一日

噫此吾再從旁用九西行日録也盖其始行也余
時在京嘉其意之為　親雪寃不有其身既勸而
不之沮及其別送也如誘人就死地又慮而不忍
忘自二月至五月閲百有餘日乃能首先登城安
軀立功以单身復舠斬獲幾𢾺十賊既平奉其
仲氏生負公旅櫬而帰又自廟堂引其勞為　從
叔父議讞之辭儘奇事也既帰追記其在軍所經
歷日編劄始自去臘妻亂之初終于今夏凱旋之
後總可一巻餘窮觀其閲歴之艱險周旋之慎密
實多可戚而可服者間又往往有相機談兵若吟

咏自適處苟非具智謀足以出奇膽勇足以處變者其能易乎其尤可貴而可壯也已世之裨官稗乘之記征戰者莫如三國演義而此不過好事者之敷衍為辭俾悅後人耳目之資故其說亦多有近於齊東野人者今用九之所記則皆身親經歷於行陣矢石之間摭實記事者則為戰雖有大小自用九言之真所謂談龍之不如喫猪雞謂之勝於三國演義可也於乎余於是錄也別有所感歎欽賞之不已者其奮不顧身臨陣賈勇忠也樹功自効贖　親未勤孝也尋覓幾失之　兄極而剿

歸故山使孤魂有托者身也一行而辨忠孝身三大節則豈不倬倬偉然乎哉是可以傳諸後也夫是可以傳諸後也夫庸識其篇末俾觀者知余言之非出於阿私云爾　歲黑猿臘月之上澣漁樵散人識

嗟夫人於平時聚會談論旁據孫吳之書能言攻戰之法人人自謂抱干城之具懷韜鈐之畧乃至邉陲有事臨陣應敵其能發一謀施一策樹奇勳於矢石之閒者蓋罕焉豈材器之生不及於曩時歟抑昇平之餘無所於擩染歟我　國家海晏河

清民不知兵者且九十年所朝野膚謐文武恬嬉猝聞桴鼓之警上下驚遑視若勍敵以堂々　王師討潢池之醜閲五箇月而定使鄰國聞之未必不笑其無人而余竊曰不然夫以有周之盛猶有才難之歎而況於叔世乎藉使有之既不見用於世矣用之而又不能盡展其素所蓄積傍觀者遽曰無人不亦迂庭乎今夫國狗之瘈猶使人瞠然失措況遍一路盤結之賊乘時竊發在々和應雖有智者亦不及為之謀矣昇平之民易於騷動轉相與訛不數日而舉國咸擾雖有明者或難於遙

度矣然循慷慨累欷自願而從軍者有之㺯昂獻
策卒用之破城者有之豈可曰無人乎若吾内從
兄則詟酬　親志期敵　王慷賈勇先登能辨奇
功有歸拜之顏於我　舅氏尤豈不偉且賢乎安
不忘危治不忘亂他日當為　國家賀有人

外從舅梅園樵士　白周鎮謹書

嗟乎吾舅之為是行而有是記也其決意而往也
傳縣挽轡不忍去不忍留若推而納諸死所而将
不得復見也具奏功而還也握手促膝若喜反悲
欲語先抑若起死人於九地之下而與之更覩也

及見其所爲日記而後始詳其上失元帥之意下
無一夫之領閱歷艱難備經危險之狀而又爲之
怵然懼怛然悲體栗胆寒不以既往而有以紓其
驚懍之懷也嗟乎吾屬之爲是行而有是記也夫
戰死地也懸賞而勸之嚴刑而督之猶相回避啚
其所以不去之方而及其不得已而去則又皆環
顧怖悸不敢爲賈勇先登之計今吾屬則不然戴
冑裝甲如就樂地決性命於呼吸之間而有所不
傾卒能以隻身冒矢石蹈白刃每戰而居前一躍
而先入此非有超衆扛鼎之勇亦非爲貪功覓封

之詐蓋其竟憤激慨之私自有所不能已者而然耳此何以言語為也此何以言語為也天下之事莫難乎也天下之心莫難公也然茍使主張機務者率物而體仁即事而參究無先有適莫之心而粗能解諸葛武侯所謂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高下之語則初何必吾儕之有此行而既行之後又何必危若孤子至此之極乎且其談兵論策不無一二可用者而終不得售獨其所自辦於克城之日者亦足少酬其始去之願此已幸矣其他則又何說也傳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今吾儕之被堅執

歿身先士卒不可謂無勇而其有死無生視險若平之志尤可尚已苟能以是心而為安身立命之方則於事親事君居安處危無往而不自得矣吾弟其勉乎哉噫是記也不惟詳於戰陣機務之間而已吾家喪戚禍亂之酷亦畧及焉使吾子孫而見之猶能知乃父祖歷覽艱險之實而有以悲悼感恨於無窮矣嗟乎吾弟之有是行而為是記也

叔兄

和從侄宣傳西師凱還後寄示韻

文武恬嬉八十春妖氛何處起青巾蔓難圖也心憂
國時可失乎勢急　親移孝為忠男子事靖邉獻凱
丈夫身恨無鉄券盟河泰未盡奇勳閣上麟
寒柝三更月正娟可憐征客獨無眠兄魂縻托尋何
處　父志將酬誓彼天危廾幾時驅瞎馬若懍長夜
聽啼鵑先登躍入真奇事想像西関笳鼓旋
左鐃右鈎血袍回執訊獲俘此將臺家　國淵着氣
一舉今朝快倒澆膏杯　病叔
西城警息再回春追憶當時淚滿巾千里関山兄弃

第二更風雨子懷親烟塵不怕迷雙目忠孝將全佩
一身賈勇先登終獻捷奇功根未盡麒麟
少年風度美嬋娟底事桃戈戍壘眠為護兄樞還故
里冀伸父志感皇天精忠奮迅朝蒙虎氣怨分明夜
聽鵑洗釰潢池酬夙願也應神鬼亦周旋
執旻西征奏凱回勲勞疊合記雲臺金鷄赦典應非
久早晚華堂獻壽杯　新安後人孟承遠號溪玉
萬古山河表裡回西征壯士獨登臺奮然一舉妖氛
廓鴨水春葡擴酒杯
朔風吹上月娟娟釰幕霜寒宵不眠報　國若心懸

白日爲親誠意訴蒼天戈橫絶塞凌秋鶻矢復荒原
淚夜鵠一夕名馳笳鼓路戎衣換作綵衣旋
兵前草木已陽春何事男兒淚掩巾千里歸旋唉令
伯一心寃恨每尊親山河舊物將軍績宇宙奇功男
子身堪愧西藩官守者幾多羊質假俱猜

安東族末始榮

君家忠說壬申春却使傍人淚濕巾一面孤城危似
髮寸心千里孝於親到州疇昔佳公子編伍當今美
出身已識歸鞍多獵賊論功祇合擢符猜

青流李義聲

阿叔西行在仲春從征當日淚沾巾傷心咫尺思賢
仲歛泣三時戀老親危地那堪勞閱月奇勳欲樹赴
單身終着忠孝友兼備非為求名盡閣麟

再從侄　源恒

殺氣關西忽變春男兒時豈幗為巾霜鋒擊地山河
動血烟撐天矢石親義盡為人臣子分名揚於世國
家身欲知當日君心事直筆吁嗟魯史麟

雨雪而征楊柳娋幾時驚起劒頭眠兄亡分戰何情
地父恨兒仲彼昊天壯士忘軀探穴虎誠臣憂國拜
花鵠羽成路過爭悲賀泣棣丹旌遲凱旋

天路清江洗釼回千兵意氣練戎臺歸鞭燭殿中軍
後耻受鎬賞酒一杯　三從叔梧村禧胄咸默甫

追賡　磐溪三從祖西行録巻中韻並序

古語云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丈夫生而肖天地日月山川之像其能免於厄乎故勇士不困不成勇烈士不窮不成行誠哉言乎由此觀之君子不必戚戚於厄窮而惟當特特守志氣爾我　三從祖當日西行是困厄之酷且大也自顧從軍单身赴敵冒矢石蹈白刃決性命於呼吸之間而有所不顧此可謂烈士之當其

窮而成其行也及夫安身保命靖邉凱還則廼天
也偉爾若使古之立言之士論之必先道其志而
後其功矣余故曰橫厄之來人世之所易有而立
志之堅君子之所當勉不必祗論其成敗爾雖然
楊子所云十年空言以報仇遇仇而不敢動終日
礪劍以刺虎見虎而又惕走者此固匹夫之勇於
血氣者所難免何足道哉至於凶賊集黨猖狂叫
呶擠兵甲據城壘則令人危怖不啻若遇一仇見
一虎已而猶能挺身登堞先入賊窟一劍斬級辦
此奇功則豈不偉且大乎此可謂成其勇而成其

行善渉了當日之厄也余讀是記至壬申四月破
賊之日遂引一大白口與心相語曰快矣夫我
國家丙丁後二百年之著安得痛雪如是日之爲
也既幸妖氛之蕩掃無餘旋悲冠屨之倒置已久
謹書此數言又尾之以詩竊比胡致堂酒數杯後
歌出師之意於是記也云

往蹟如雲四十春追看日録披箱巾三軍共誓誠憂
國千里從征事係　親講罷龍韜揮一劒首登雉堞
挺單身西民從此還蒙化回憶終軍對荍樠
去日臘残梅欲娟歸程風暝柳如眠愁邉冷笛西関

月喜色祥雲東洛天鴈塞秋高銛格隼鴒原日暮泣
聽鵑血痕淨洗清江雨詩誦蘭陔舞彩旋
月捷東飛奏凱回奇功何不畫麟臺感懷如對出師
表我有胡公酒斝杯

庚戌剝月上澣三從孫　相祖謹稿

李宣傳容鉉用九甫自願赴戰先時其伸氏聖四
甫往覲定衛死未葬而土賊起用九甫單身隻劒
每戰居前以贖其大人失守之罪亂既平見其在
陣時日錄中寓懷吟咏追念亡友不禁愴傷遂次
其韻

忍看梁月正嬋娟增我悲懷却不眠已矣孤魂無慰
地漠然一理豈諶天傷心求友空林鳥厭聽訴究半
夜鵑倘使須臾吾子命臨難將得與周旋

閔唐津翊顯